

电影文学剧本

紅 雨

根据杨啸同名小说

杨 啸 崔 嵬 改编



人 物

红 雨 16岁 青山大队赤脚医生。
小 顺 儿 14岁 大队长二槐的儿子。
小 虎 子 5岁 小顺儿的弟弟。
小 莲 儿 14岁 孙富贵的女儿。
二 墩 子 5岁。

庆林大伯 45岁 青山大队党支部书记。
二 槐 叔 40岁 青山大队大队长。
石 匠 爷 63岁 青山大队党支部委员。
春 红 22岁 大队团支部书记。
金 拴 25岁 大队队委。
玉 柱 22岁 青年社员。
红雨奶奶 60岁 大队养猪场的组长。
王三奶奶 62岁 五保户。
王 老 庆 48岁 贫农社员。
王 妻 40岁 贫农社员。
孙 富 贵 45岁 富裕中农。
小 莲 妈 43岁 孙富贵之妻。

李主任 35岁 县医院主任。

张赞中 60岁 老中医。

孙天福 50岁 旧社会药铺坐堂先生兼掌柜。

孙妻 46岁。

第一章 石匠爷病了

春天。

蔚蓝的天空中，一只雄鹰冲破云层在五龙山头盘旋翱翔。

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连绵起伏的群山，照耀着沸腾喧闹的青山水库工地。

男女社员干劲冲天，推车挑担，抬石运土，往来穿梭。

绞车的绳索上，箩筐飞上飞下。

铁牛牌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载着水泥钢筋等材料向着工地飞驰。

山坡上，用雪白的石头砌成的大字标语“农业学大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

社员们在忙碌着。

五大三粗的王老庆扛着块大石头唱唱喝喝地大步走过来。

“大寨红旗迎风飘，
战天斗地干劲高，
山里修起大水库，
多会旱了多会浇……
从今后旱涝保收保丰产，
再不怕老天耍花招。
这才是吃着甘蔗来上楼，
节节甜来步步高。”

人们为王老庆欢呼叫好。

孙富贵推着装土的小车赶上来说：“老庆，看把你美的！自从你老婆给你生了那大胖小子，整天价你是乐得合不上嘴！”

王老庆美滋滋地说：“日子好，孩子欢，社会主义一步一层天！当然得乐啦！哈哈！”

金拴一面在紧张地运土，一面笑着说：“嘻，老庆大叔四十多岁的人啦，这可真是得了个宝贝疙瘩呀！孩子长得虎势吧。”

王老庆笑着：“看架式，将来不罕虎，现在才六个月，就会到处乱爬啦！”

孙富贵说：“老庆，听说这几天你媳妇不舒坦，你怎么不在家伺候她两天，还来得这么早！”

王老庆：“队里修水库是头等大事，这可不能耽误；再说，我那老爱人，她也不肯叫我误工，人家是个进步分子呐！”

大家都笑了。

老庆接着说：“咱这算什么，你看人家。”他指了指前边。“石匠爷六十多啦，又有病，不光当着水库的总指挥，还天天在打石头。”

石匠爷在打石头。

石匠爷在抡着大锤，火花飞进！

石匠爷一锤把一块大石头劈为两半。

王三奶奶挎着一个竹篮子，拄着拐棍向工地走来。她看到石匠爷大汗淋漓地在打石头，就走过来。她喊了一声：

“老石匠！”石匠爷在专心一意地打石头，没有听见。王三奶奶就走近石匠爷跟前又大声叫：“老石匠！”这时石匠爷

才听见有人叫他，抬起头来。

“三嫂子，你怎么也来了？”石匠爷拄着大锤擦擦汗。

王三奶奶咳了一声说：“大家伙都在这里学大寨，干得这么热火朝天的，我怎么能在家里坐得住啊！”她放下篮子，拿出茶壶给石匠爷倒了一碗茶，“快喝碗茶，歇歇吧。”她把茶碗递给石匠爷，转过身来喊：“哎，大伙儿歇歇，喝口水吧。”

王三奶奶又向担着挑子冲这里走来的春红喊：“春红，快来喝水。”

春红走过来：“王三奶奶，不是说了，不让你来工地上送水吗？你怎么又来了？你的病……”

王三奶奶：“我这病，没你石匠爷厉害。你们倒是应当多管着他点。他呀，老是一干起活就拚命！”

春红：“可不，今天他又老是咳嗽……”

王三奶奶：“老石匠！你听见了没有？你可不能光是关心别人，忘了自己……”

石匠爷笑笑：“三嫂子，我这病不吃紧……”说着就又抡起了大锤，可是，刚抡了两锤，就猛烈地咳嗽起来。

春红痛惜地叫了一声：“石匠爷！”

从远处也传来了一声：“石匠爷！”

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金拴。他一面喊着跑了过来。

金拴：“石匠爷，刚来庆林大伯从公社来电话，说是供销社把炸药运回来了，让咱们赶紧派人去取。”

石匠爷想了想说：“叫红雨和小顺儿赶上小车去拉吧。”

金拴问：“红雨在哪儿？”

石匠爷用手一指：“在那儿凿炮眼哪！”

顺着石匠爷手指的方向看去，在高高的半山腰里，红雨

腰里系着一条绳子，正悬挂在那里，掌着钎子，两个小伙子在抡着锤子凿炮眼。

金拴一面向那里大步走去，一面高声喊着：“哎，红雨——！小石匠师傅！”

红雨回过头来：“金拴哥！什么事？”

金拴：“石匠爷让你和小顺儿赶上小车去公社拉炸药！”

红雨：“哎！没问题！我就去找小顺儿。”说着就解开身上的绳子，又说“我走个近道啦！”说罢从半山腰跳下去，一个猛子扎到水里，水面上只是泛起一个小小的水花……红雨从另一个方向冒出水面，他上了岸。

小顺儿家。

小顺儿正在院子里干木匠活，他熟练地在刨着木头，汗水从他小脸上流下来，滴在木板上。

红雨一进门就喊：“小顺儿！”

小顺儿回头一看是红雨，高兴地说：“红雨哥，我给社里的马车做两个车提，活一完就去帮你凿炮眼。”

红雨：“石匠爷叫咱俩到供销社去拉炸药呐。”

“行！咱们走！”小顺儿一面说，擦擦汗，拎起他的小紫花褂，一面向着屋里喊：“小虎！”

竹子门帘一掀，他弟弟小虎走了出来。他才六岁，长得真是象个布袋虎子，眼大眉粗，虎头虎脑，穿着印了“红小兵”三个字的小背心，腰里扎一根小皮带，左边挎着小顺儿给他刻的小手枪，右边掖着木头做的小手榴弹，他一面走，一面唱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简直就真象是一

个小解放军。

红雨看见小虎子那种雄赳赳的神气，就喊了一声：“立正！”小虎子也服从地停住了脚步。

红雨和小顺儿都乐了。

小顺儿说：“虎子，我和红雨哥到供销社去拉东西，你好好看家，把我的家伙给我收拾起来。”

小虎子一歪头：“不，我也去。”

小顺儿一面穿小褂一面说：“你去干什么？你是我的尾巴？”

小虎子把头一歪，把嘴一撅：“你还是红雨哥的尾巴呐。”

一句话把红雨和小顺儿惹得哈哈笑了起来。

小顺儿穿好衣服，拉着红雨就往外走。小虎子跟过来说：“我也去。”

小顺儿举起拳头吓唬小虎子，红雨把他的胳膊按了下来。

红雨走到小虎子面前：“虎子，你是红小兵吗？”

小虎子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歪了头，自豪地指指自己前胸的三个字。

“你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

“我会唱。”他说着一举手就要开口。

红雨把手一拦赶忙问他：“三大纪律第一条是什么？”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对！”红雨说，“背得好！没问题，现在命令你在家看门，替小顺儿收拾工具。”

小虎子张着嘴瞪着眼看着红雨，接着把头一歪，那意思好象说：“你干么给我下命令？”

红雨明白了他的意思，拍了拍他的肩：“你是红小兵，

我是红卫兵，你应当服从命令！”他说完拉着小顺儿一溜烟出了大门。

小虎子看他们走了，麻瞪麻瞪眼皮，他想：“红雨哥说得大概有道理。”于是，他摸摸头，高兴起来，唱着：“我撸倒一个，俘虏一个……”开始去收拾他哥哥的镢锄斧锯……

工地上。

石匠爷仍在抡着大锤打石头。

汗水滴在石头上。

石匠爷剧烈地咳嗽起来。但他还是咬着牙在抡大锤……他俯下身咳嗽了一阵子，又把锤扬起来，他感觉到眼前金星乱迸，手里的锤快要飞了出去。正在这个时候，一只手伸了过来，把他的锤按住了。他睁眼一看，原来是党支部书记庆林。

“石匠大伯！你这样不行啊……”庆林痛惜地替石匠爷捶着背。

石匠爷笑着说：“快要砌大坝了，不把石料备齐还行？”

“那怎么行，你要累倒了，咱这水库……”

“没事。县里重新安排河山的会议开完了吗？”

庆林说：“开完了。咱们县决定还要修建五个大水库，每个公社、大队，还要因地制宜，修建中小型水库。这一下子可真是‘锁五龙’，牵着龙王的鼻子走了。毛主席教导咱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水利搞好，明年跨长江淮能做到。”

石匠爷高兴地说：“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去做，就一定能胜利。”

金拴跑了来，说：“石匠爷，起坝的工料都准备齐了，

动手前，你还得去看一看。”

石匠爷说：“好，现在咱们就走！”

他们沿着山坡走近大坝工地。

人们在紧张地清理坝基。推石头的小车排成一行，向大坝工地上运料，土搅拌机搅拌着水泥石子。

石匠爷站在大山半坡，在他创造的土水平仪上测量着。他不断地咳嗽着。

傍晚。

红雨和小顺儿赶着小驴车拉着炸药从公社回来。这小胶轮车做得很精致，拉车的小黑驴喂得滚瓜溜圆，全身发亮，象抹了一层油，拉了三百来斤，在山路上走着，象没拉东西一样。

红雨和小顺儿一面赶着小毛驴车往前走，一面兴致勃勃地说着话儿。

“红雨哥！”小顺儿歪着脖子，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说，“红雨哥，你说，咱们的水库修好，梯田浇上水，一亩地能不能打一千斤？”

“没问题！”红雨回答得斩钉截铁，“咱们听毛主席的话，农业学大寨，咱们这里就能开出大寨花！”

他们走到一个小岔路的地方，忽然传来喊声：“哎，红雨，小顺儿……”

他们抬头一看，孙天福背着一捆柴禾从小路旁边的树丛中钻出来。

红雨和小顺儿不理他，继续赶着小车往前走。

小车来到孙天福跟前。孙天福伸手拦住小车：“哎！红

雨！小顺儿！停一下，停一下。”

红雨停住小车，盯住他问：“孙天福！你为什么不在工地上劳动，跑到山上来砍柴禾？”

孙天福嘻嘻地笑着：“我去石板峪给人看病……顺便打了点柴禾，哎，请你们帮个忙，让小车给我把柴禾捎上吧！”

小顺儿：“不行！不行！不行！”

孙天福：“怎么不行呀？”

小顺儿：“不行就是不行！”



红雨：“小毛驴拉不动！”

孙天福看了看小车上拉的东西，嘿嘿地奸笑着：“怎么拉不动？小车上的这点东西，顶多也就是三百斤，我这捆柴禾，才有多少……”

红雨扫了他一眼：“这小毛驴是集体的，集体的东西，就是再加上一千斤，也能拉动；你的柴禾，就是一两也不拉！”

小顺儿马上接腔：“就是。”他摸摸小毛驴的脖子，亲昵地对小毛驴说：“你说对不对？小毛驴！”

红雨啪地甩了一个响鞭，两个人赶着小毛驴车，甩下孙天福向前跑去。

孙天福气得把柴禾一放，一屁股坐了下去。

他忽然“啊”了一声，原来把衣服兜里的鸡蛋碰破了。他气急败坏地咧着嘴，从衣兜里掏出流着黄子的破鸡蛋。

红雨和小顺儿赶着小驴车走进街口。

春红慌慌张张地走过来。

红雨：“春红姐，你去哪里？”

春红：“我去看石匠爷呀。石匠爷的病又犯了！这回犯得可真厉害！”

红雨和小顺儿不由一惊！

红雨：“小顺儿，快！”他们赶着小毛驴车飞也似地跑去了。

石匠爷的屋门口。

二槐在嘱咐孙富贵：“快，快去把他叫来。”

孙富贵“嗯”了一声，转身就走。

二槐走进石匠爷的屋内。

石匠爷半躺半坐地倚着被褥，咳嗽着，喘着，旁边围着不少人。

春红跑进来，他从热水瓶里倒了一碗水，送到石匠爷的嘴边。

石匠爷咳嗽着摆摆手。

队长二槐着急地搓着手。

孙富贵跑进孙天福的家，一进门就喊：“天福！天福！”

“谁呀？”孙天福的老婆走了出来，“哟，富贵哥呀，快屋里坐。”

孙富贵问：“天福呢？”

孙天福的老婆说：“他到后山给人家瞧病去了。”

孙富贵：“怎么还没回来，又灌黄汤子去了吧？”

这时，孙天福背着那捆柴禾回来了：“啊，富贵哥，我要去喝两盅还能忘了你？”他说着把柴禾扔在院子里，从挎包里摸出一瓶二锅头，“瞧，这是什么？这是我到后山看病人家送给我的。他妈的真倒霉，弄了几个鸡蛋碰破了……”

孙富贵：“天福，先别说这个，老石匠病了，你快去给他瞧瞧。”

“啊！”孙天福这一声表示知道了。他转身对老婆说：“快给我打盆水，我擦把脸，累得真够呛。”

孙富贵说：“老石匠的病犯得可不轻啊。”

孙天福接过他老婆端来的脸盆，放到磨盘上，慢悠悠地在洗脸。

孙富贵有点不耐烦了：“你快点行吗？”

孙天福一边擦脸一边说：“要是别人……咳！这老头咱伺候不了，他呀，见了我就眼黑！你忘了前年冬天，他把我……”

孙富贵：“那事也怨你自己，你不该卖假药骗人。”

孙天福没有话说了，一头扎到水盆里。

石匠爷家。

石匠爷还是不断地咳嗽、喘息。

二槐队长搓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嘴里嘟念着：“怎么还没来？”一转身走出屋门。

他刚到大门口，红雨和小顺儿跑了进来。

红雨看见二槐赶紧问：“石匠爷怎么样了？二槐叔！”

“病犯得挺厉害。哎，你们来得正好，快去看看！孙富贵去叫孙天福，怎么还没有来？”

红雨：“叫孙天福来干什么？”

二槐：“给你石匠爷看病嘛！”

红雨：“怎么，让孙天福给石匠爷看病？”

二槐：“不让他看让谁看？咱这一块，除了孙天福，哪里还有医生？”

红雨：“那……”

二槐有点生气了：“快去吧！再不快让他来，你石匠爷就该出危险啦！”

红雨打个沉，转身拉上小顺儿跑去。

孙天福的家。

孙富贵：“天福，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孙天福抽着烟卷，装腔作势地摇摇头：“唉！不是我见

死不救，象他这种病人，咱实在伺候不了！”

红雨和小顺儿跑了进来。

红雨气冲冲地：“孙天福！你说，你倒是去不去？”

孙天福：“我……我……”

红雨两眼盯着他：“你什么？”

孙天福停了一下，转了转黄眼珠子说：“你们回去跟老石匠说，要是他本人亲口说了，要请我去给他治病，我就去！”

红雨：“你对贫下中农，就这么个态度？”

孙天福：“我这态度怎么啦？”

红雨气愤地：“哼，没你，我们贫下中农也照样治病！”

小顺儿也接着说：“没你，我们贫下中农就不活了！”

红雨：“你想拿我们一把，想看我们贫下中农的笑话，那是瞎了你的眼！没门儿！”说罢，拉着小顺儿转身走了。

孙富贵：“天福，这事，你自己斟酌着办吧。”说完这话，孙富贵就要迈步转身。

孙天福黄眼珠一转，赶忙拦孙富贵：“好，好，咱们一块走吧，……我到屋里拿点药带上。”

孙富贵在院子里等着，孙天福还不出来，他就又喊：“你倒是快一点啊。”

孙天福答应着：“来了，来了！”

石匠爷屋子里。

红雨向二槐等人汇报了情况。

春红说：“他这是想拿咱们一把！”

二槐说：“你们又跟人家要态度了吧？我再去找他。”

二槐正要往外走，屋外传来孙富贵的声音：“来了，来了！”

孙富贵和孙天福走进屋来。

二槐压住气，对孙天福说：“你怎么才来？”

孙天福装出一副笑脸：“我……”

石匠爷看见了孙天福，愤怒地一摆手说：“孙天福，我这病用不着你治！你！你快给我出去……”他又咳嗽又气喘……

孙天福狼狈地看着队长。

队长着急地对石匠爷说：“大伯！你……”

石匠爷摆摆手：“不用他！”

队长又说：“大伯！你别……”

石匠爷斩钉截铁地：“叫他走！”

队长看石匠爷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只好皱着眉头对孙天福：“那，你去吧！”

孙天福灰溜溜地走出去。

红雨和小顺儿一齐冲着走出去的孙天福：“呸！”

队长烦躁地走到外屋。

春红跟出来：“二槐叔，庆林大伯又到公社开会去了，你可得快想个办法呀！”

二槐想了想说：“送县医院！”又向里屋喊：“金拴！”

金拴从屋里出来。

二槐说：“把你们民兵的担架抬来！”

金拴：“哎！”跑出屋外。

弯曲不平的山路。

二槐、金拴、玉柱、孙富贵等人抬着担架走过来。

他们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磕磕绊绊地迈动着步子。

二槐的脚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下，金拴赶紧扶住他，说：

“二槐叔，你该回去了，明天一早你还得到工地上指挥大伙干呢！”

一个年轻人换下了二槐。

二槐说：“金拴！你们路上可要小心哪！”

金拴说：“好，你放心吧！”

二槐转身向回走去，消失在夜幕中。

金拴等抬着担架续继向前走。

天很黑。他们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小心地迈动着脚步。

金拴说：“天这么黑，咱们也忘了带盏灯。”

话音刚落，就见旁边的小路上闪出一缕灯光。

灯光一闪一闪，向着这里飘来。

红雨提着一盏小马灯，小顺儿抱着一个暖水瓶，迎面来到担架跟前。

担架停住了。

金拴问：“你们怎么也来了？”

红雨、小顺儿因跑得急，还在喘着气。

红雨举起马灯：“我给你们照路。”

小顺儿捧着暖水瓶：“我给石匠爷带的水！”

金拴：“好！一个红卫兵，一个红小兵，真是一对好学生。”

马灯照亮了山路，人们的步子加快了。

第二天黎明。树上的鸟在欢乐地叫着。

县医院的院子里，一个穿白罩衫的女护士用扫帚打扫着院子。

院子当中，树着一个大批判专栏。通栏大标题是：《彻底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

病房里。

石匠爷已经在病床上平静地睡着了。一个护士在旁边守着。

病房的外间屋。穿白罩衫的李主任正在写病历。金拴、红雨、小顺儿和来送石匠爷的人们围着他。

李主任：“唉，这病发作得好厉害！要不是这么急救啊，可就危险啦！”

红雨：“这个病好治不好治啊？”

李主任：“这种地方病，治起来是比较缠手的，要除根更是不大容易。不过，要是你们跟前有个医生，这病刚一发作，就把它控制住，就不至于发展得这么厉害啦！”

孙富贵：“嘿，我们那里倒是有个叫孙天福的医生，他这病刚一发作，我们队长就把那孙天福叫了去，可是，这老头儿，硬是不让孙天福给治呢！”

小顺儿：“当然不能让孙天福治！孙天福算个什么玩意儿！”

李主任：“孙天福是个什么人？”

红雨：“旧社会药铺的掌柜！他跟贫下中农根本不是一条心！”

小顺儿：“他还卖假药骗人！”

孙富贵：“可是，咱那一湾里，除了孙天福，就再没有别的医生啦！”

红雨：“没有医生也不能让他治！”

李主任：“是呀！如果他不和贫下中农一条心，那可不行。毛主席指示我们：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往后，农村里，要建立医疗卫生网，要从贫下中农里培养自己

的医生。最近，咱们县里就要办个赤脚医生训练班呢。”

红雨高兴地：“是吗？多会儿办呀？”

李主任：“正在发通知。”

红雨：“我们青山大队，也得派人来学习吧？”

李主任：“每个大队都有。”

红雨兴高采烈地：“哦，李主任！你说，我能不能来学这个赤脚医生呀？”

李主任笑着看了看他：“那得由你们队里决定哩！”

红雨转着眼珠想了一下，向小顺儿使了个眼色。随后说：“金拴哥！你们先在这里看着石匠爷吧！我跟小顺儿先头里回去啦。”

说罢，红雨和小顺儿就一同走了出去。

红雨和小顺儿在路上跑着，一面跑，一面抹着头上的汗。

小顺儿：“红雨哥，你要当上了赤脚医生，我一定跟你学！”

红雨：“咱们一定好好地贫下中农服务。”

小顺儿：“对。”

迎面来了个骑自行车的人。

骑自行车的人来到他们跟前，喊了声：“红雨！”随后下了车子。

红雨抬头一看，认出那人原来是公社的通讯员小王，就说：“啊！小王同志！你这是去哪里呀？”

小王说：“给你们大队送个公社的通知。”

红雨问：“什么通知？是不是让我们大队派人去县里学赤脚医生？”

小王：“嗨，你怎么知道的呀？”

红雨笑了笑：“我会猜。”

两个人又跑了起来。

第二章 谁当赤脚医生

二槐队长率领着社员们在梯田上锄小苗。

孙天福在二槐的左边，他一面拉锄，一面转动着他的黄眼珠子，望着走在他前边的二槐，偷偷的拉了一截赶上了二槐。

孙天福：“嗨，我说队长，这赤脚医生的事，就让我来干吧，你看行不行？”

队长看了他一眼：“你，你年纪太大了。”

“哎，队长，常言说：‘有志岂怕年高’？”

“你别瞎扯，人家都是说：‘有志不在年少’！”

孙天福赶紧笑笑：“队长，我是说，别的能耐我没有，可要说治个病什么的，我还是有这么点技术。不能说技术怎么高吧，总也比那初学乍练的强。队长！要是让我当上这赤脚医生，我保证，我一定保证，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嗨，队长！这，你放心好了！……”

队长思量着，拉着锄，不说话。

孙天福：“昨天，老石匠那事，可不是我不愿给他治。说心里话，我可真想一下子给他把病治好；可他，就是不让我治哩！这，你不是也看见了！”

队长看他一眼：“你就是嘴上的把式，光说不练！”

孙天福继续说：“不，不，队长！以前，我有缺点，有错误，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已经转变了；往后，我更要

彻底地改……”

队长又看了他一眼。

孙天福又说：“队长！嗨，你倒是说，行不行啊？”

队长说：“等以后研究研究再说吧！”

孙天福嘴里连连说着：“是，是。”随后又加上两句：“队长！研究的时候，你可得好好地替我说说啊！我的技术……”

队长一挥手：“算啦！你快锄地吧！那我知道！”

孙天福又嘻嘻地笑着，连连说了两个“是”字。就装模作样地用力拉他的大锄。

离工地不远的山脚下。

二槐队长扛着锄向工地走来，红雨和小顺儿紧跟着他。

小顺儿：“爹，我红雨哥决心可大啦！他保证要当一个贫下中农的好医生！”

队长看了看走在旁边的红雨：“你，你不行！”

红雨着急地：“你说，我怎么不行？”

小顺儿也说：“怎么不行？”

队长：“当赤脚医生，你不够格哩！”

红雨：“我怎么不够格儿？”

队长：“你年龄小啊！”

红雨不服气地把胸脯一挺：“小什么？再过一个半月，我就满十六岁了哪！”

队长摇着头：“十六不行。人家要十八岁左右的哪！”

小顺儿转了转眼珠儿，对他爹说：“那你不会说红雨哥就十八岁了？”

队长看着他，笑笑说：“十八了？十八了就长他这么个
个儿？”

红雨也笑了：“那，俺这十八的，就是长得个儿小嘛！
这有什么？”

小顺儿：“你就给他报个十八嘛。”

队长：“嘿，咱可不能跟人家说瞎话呀！”

红雨眨眨眼，又想出一个主意来：“哼！那我也够格儿！”

队长：“怎么够格儿！”

红雨：“他不是要十八岁左右的吗？”

队长：“是呀！”

红雨：“我就正是十八岁左——右嘛！”

队长：“喝，你倒长得快！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十八岁左
右啦？”

红雨：“当然是啦！”他用手比划着，你看，十八岁，
往左一左，就是十九岁、二十岁；可要往右一右呢，不就成了
十七岁、十六岁啦！哎，什么事儿，也得有这么点灵活性
儿嘛！”

队长说：“算啦！你快不要在这儿蘑菇啦！我还有事
呢！你先去凿石头吧，等你庆林大伯回来，我们再研究。”

红雨想到支书一定会支持他，就说：“好！那你们研究
吧！可是，不管怎么样，反正也得让我去！”

说罢，红雨拉上小顺儿，向工地上跑去了。

二槐看着两个孩子的背影笑了笑。

红雨在工地上凿着石头。

春红推着一车子石头走过来，问他：“红雨！队长同意

了没有！”

红雨：“没有，他说是等庆林大伯回来再研究。”

春红：“红雨！我坚决支持你！我想，庆林大伯也一定会支持你！”

黄昏。

大队办公室门前的院子内，正在开队委会。

支书庆林笑笑说：“狐狸想吃肉，总是向大花公鸡扮笑脸。”

金拴说：“这就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队长：“他的话，我倒是不全信。可是，只要我们把他好好地管住，不许他胡乱来，我看……”

支书：“你让他当了赤脚医生，他就大权在手了。你想想，孙天福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忽然这样关心起为贫下中农治病的事？难道，这里头没有他的鬼算盘吗？”

队长想了想说：“他有什么鬼算盘？他还敢卖假药骗人？”

支书严肃地说：“不，那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他是想，不让我们从贫下中农里培养自己的医生；他是想，继续占着我们农村的医疗阵地。二槐！我们必须看到，培养赤脚医生，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具体措施；培养出赤脚医生以后，又要靠这些赤脚医生，在农村来具体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

春红：“对，这赤脚医生，我们可一定要选择贫下中农中最可靠的人来当啊！”

队长噙着牙花子说：“可是，谁合适呢？”

支书：“我倒是想到了一个。”

队长问：“谁？”

支书刚要回答，春红抢着说：“红雨！”

支书接着说：“对，红雨。”

队长似乎有点感到意外：“啊，红雨？”

支书：“怎么样？你看合适不合适？”

队长笑了：“啊，你们倒跟他想到一块去了！”

支书没有听懂队长的话：“跟谁想到一块去了？”

队长：“跟红雨呀！刚才，他在路上拦住我，跟我磨菇了好半天。”

支书：“是吗？好啊！他自己也有这个积极性，那就更好啦！我看，那就让他去吧！你说行不行？”

金拴说：“行。”

队长摇摇头：“我看呀，就怕是不行！”

支书：“怎么不行呢？”

队长：“这个事，我就怕他干不了！”

支书：“红雨这孩子，出身好，根子正，有志气，肯吃苦，从小儿是跟着奶奶在农村长大的，对贫下中农格外亲，又是一个心眼为集体……”

队长：“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他才多大？说来说去，他到底还是个孩子呀！当医生，这可不同别的事。种地，种坏了，把地翻了，重种。打铁，打坏了，回回炉，重打。可这给人看病呢，就不一样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治好了，没说的；治不好，出个好歹，那就是人命关天！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这样一个小孩子肩膀头上，嗨，我看有点玄乎！”

支书笑笑说：“对现在这些小年轻人，咱们可不能小看



他们。别看人小，志气可不小哩！再说，小鹰不练翅膀，多会儿也飞不上天！要培养他们，要锻炼他们，就是得给他们挑重担哩！对他们老是不放心，老是象老母鸡似的，把小鸡护在翅膀底下，怎么行呀？”

队长闭着嘴不再说话，待了一会：“年纪太小呀！”

支书问队长：“二槐，你参军的时候多大？”

二槐知道支书的意思，没吭气，只是似笑不笑的动了动唇角，就巴答巴答抽起烟来。

这时候小顺儿悄悄地来到墙角的树后，在侧着耳朵听他们开会的动静。

支书笑着说：“那年你还不到十六呐，参军不久不是就立了功吗！”

二槐说：“那是党的教导和培养。”

支书说：“那现在党就不培养教育了吗？”

二槐不说话了，过了一会才勉强地说：“要不，就让他去试试吧。”

支书笑呵呵地说：“不是试试。我们一定教他变成好钢，一定要教他变成穿云破雾直上青云的小鹰！”

春红和金拴他们都高兴地鼓起掌来。

支书说：“好，如果大家再没不同的意见，咱们就决定送红雨去学习，当咱们大队的赤脚医生。”

大家又鼓起掌来。

小顺儿在树后听见决定红雨当赤脚医生，高兴地跳了起来，他扭头就跑。他一面向工地上跑着，一面喊：“红雨哥，红雨哥当赤脚医生喽！……”

黄昏。红雨家。

奶奶在案板上揉面，红雨在拉着风箱烧火。

通红的火苗儿，照着红雨喜气洋洋的脸。

奶奶正在问红雨：“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干什么的呀？”

“就是给人治病的。”红雨说。

“噢！”奶奶好象恍然大悟，“给人治病的，那不就是大夫吗？大夫就大夫，医生就医生呗，怎么单叫个赤脚医生

啊？”

红雨笑了。他想给奶奶解释一下，就说：“赤脚医生，这是个南方话，赤脚，就是光着脚，不穿鞋的意思。”

奶奶惊奇地：“哎哟！当上这医生，就不能穿鞋啦？那是为什么呢？”

红雨笑着继续给奶奶解释：“哟，奶奶，不是真的不穿鞋，是说，这样的医生，在生产队里是不脱产的，他们整天价跟贫下中农在一起劳动。南方不是水田多嘛，社员们在水田里干活，要光着脚；做这样的医生呢，也经常光着脚，和社员们一起，在田里干活。所以，就叫个赤脚医生。”

奶奶这才笑着点点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说呢，怎么当上医生，就不能穿鞋啦，那还行呀！夏天吧，还凑合，到了冬天，还不把脚冻坏喽！”说罢，不住地笑。

奶奶的话，把红雨也逗笑了。

奶奶又问：“红雨！派你去学习，这事定啦？”

红雨点点头：“定啦。”

奶奶：“多会儿走？”

红雨：“明天就要去报到。”

奶奶：“噢！这么快呀？”

红雨点点头。

奶奶：“哦，那你快给你爹你妈写封信吧，把这事告诉他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红雨点点头：“好，一会儿我就写。”

孙天福脸色阴沉地回到家。

他把院子里的一块破砖头狠狠地踢了一脚，破砖头向前

滚去，砸在鸡食盆上，鸡食盆裂成两半。

夜，灯下。

红雨正在给爸爸妈妈写信。

奶奶打开躺柜，一边给孙子收拾东西，一边耐心地嘱咐着：“红雨！你到了赤脚医生训练班，可要好好地学习！学治病，当医当，这可是个细致事儿，可不能毛手毛脚的。”

红雨点点头：“嗯。”继续写着信。

奶奶又说：“队里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你的肩膀头上，这是信得住你，你可一定要把这担子挑好，给贫下中农争气！”

红雨放下笔，严肃地说：“奶奶你放心吧，我一定给咱贫下中农争气！一定给毛主席争气！”

孙天福家里。

孙天福躺在炕上，望着屋顶，大口地往外喷着烟。

他的老婆，一个小个子女人，站在他面前看着他，叹了口气说：“唉！你何必非争着干这个？”

孙天福咬着牙说：“你知道个屁！这赤脚医生的事，就等于是一把刀子……这刀子要是攥在他们贫下中农手里，往后，可就再没我孙天福的痛快日子过啦！”他把烟头一扔，一转身把电灯拉灭了。

屋内一片漆黑。

第三章 送 行

天刚麻麻亮，红雨家的大芦花公鸡就开始了歌唱。

红雨家的院子里静悄悄的，忽然扫帚划地的声音渐渐地响了起来，慢慢的地上显出了一个人在扫地的影子。

原来是红雨。今天他就要离开家去参加赤脚医生训练班的学习了。他没有惊动老祖母，天不明就悄悄地起来把柴禾抱到棚子里，挑满水缸，又在仔细地扫着院子。

大公鸡又叫了一遍，他看看天，就轻轻地挑起水桶走出了大门。

屋子里的灯忽然亮了。窗户上映出了红雨奶奶的影子，并传出红雨奶奶喊红雨的声音。

没人答应。大概是奶奶发现红雨已不在屋里了，她就披上衣裳走出来。

天已经亮了，东方披上了鲜艳的彩霞。

老人家又叫了一声红雨，没有人答应。她看了看扫得没有一根草刺的院子，摆满了草棚子的柴禾，她又看看水缸，满满的一缸清水……老人看着这一切，眼睛里涌上了激动的泪水：“真是好孩子……这会儿到哪儿去了呢”

红雨担着满满的两桶水，走进王三奶奶的院子。

王三奶奶正在院子里端着板升子喂鸡，几只黑的、白的、花的大草鸡和一只大红公鸡，围着她的脚边转，扑楞着翅子，

抢着吃她撒在地上的粮食粒儿。

王三奶奶看见红雨担了水来，笑盈盈地说：“红雨！听说你要当大夫啦？”说着忙去给红雨开屋门。

红雨笑嘻嘻地说：“刚要去学哩！”

红雨担着水进了屋，王三奶奶也跟进来。

王三奶奶又问：“听说你今天就要走？”

红雨点点头，往缸里倒水。

王三奶奶说：“这事，昨儿晚上我就知道了。我打心眼里高兴！当时，我就想去找你，有几句活，要嘱咐嘱咐你，……

红雨把水桶放在地上：“三奶奶！有什么要嘱咐我的话，你就快说吧！”

王三奶奶笑了说：“唉！其实嘛，也没多少话。就是想嘱咐嘱咐你，去了那里，要好好地学。”

红雨点点头：“嗯，我记住啦。”

王三奶奶又说：“听说，孙天福也要当赤脚医生？”

红雨说：“他找过队长，可是，队里根本没有同意。”

王三奶奶说：“是呀，这个事，可不能让他干。孙天福跟咱贫下中农可不是一条心！”

红雨：“三奶奶，你说得对。”

王三奶奶又说：“学回来，可要快点把我这病治好喽！我也好跟大伙儿一块参加农业学大寨呀！”

红雨又点点头说：“好！”

这时春红担着水走进院子里来。

春红停住步：“红雨！你怎么不讲信用呀？”

红雨笑着：“我怎么不讲信用啦？”

春红：“不是说好了吗？你走了，我给三奶奶和你们家

担水、砍柴，可是你……”

红雨笑嘻嘻地说：“可是我现在还没走啊！要象解放军那样，站好最后一班岗嘛！”

春红笑了：“就是你会说！”

这时候红雨奶奶走了进来，她一看见红雨就说：“我想你准是给你三奶奶挑水来了。你起床也不叫我一声！”

红雨笑着说：“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奶奶说：“快回去吃饭吧，还得早上路。”

王三奶奶：“老嫂子，给红雨做的什么好吃的？”

“家常饭。还有什么好吃的，天天都是大米白面的。”

春红说：“家常饭，我不信。”

奶奶笑着说：“不信，你就猜。”

“我猜呀，”春红调皮地用手比划着挤饺子的样子，“怎么也得给红雨包饺子吃。”

王三奶奶：“对，常言说：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走的送的没意见。”

春红又凑了一句：“红雨吃了更能干！”

红雨奶奶笑了：“你这机灵丫头……”

大家都笑了。

春红说：“红雨，你快去吃饭吧，等会儿大伙还要欢送你呐。”

人们拥着红雨向村口走着。

红雨穿着一新，挂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他在当中走着，金拴替他拎着背包，奶奶给他拿着一顶草帽……

二槐说：“在训练班要好好学，学好些，将来别捅漏

子！”

红雨说：“二槐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金拴说：“要给咱们贫下中农争气，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医生！”

春红说：“咱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一定是好样的。”

大家送到了村口，王三奶奶拄着拐杖赶上来。

“红雨！”她把一个小布包递给红雨，“这是两张香油饼，几个老腌鸡蛋，你路上带着吃。”

红雨赶忙推辞：“不用了，三奶奶……”

“哎！你要不带着，那就是嫌少，看不起你三奶奶。”

春红说：“这是三奶奶一片心意，接着吧。”没等红雨伸手， she 就把饼和鸡蛋塞进了红雨的挎包。

这时候小顺儿跑着来了。

“红雨哥！”他把红雨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送给你一件东西！”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漂亮的红塑料皮笔记本，“这是学校奖给我的，给你吧。”

红雨说：“你自己留着用吧。”

小顺儿：“不，送给你，你去学赤脚医生，就在这本子上记笔记。”

红雨说：“我有笔记本。”

小顺儿说：“你有，是你的，这个，是我送你的。”说着就把笔记本往红雨手里塞。

红雨笑着说：“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他又把笔记本推回去。小顺儿着急了，把脚一跺：“看你！”他急得要哭了。

红雨被小顺儿那种真挚的情谊感动了，他赶快把本子接过来：“好，小顺儿，我收下！”

送行的人们也都被这两个孩子的不平凡的情谊所感动了。

小顺儿也高兴了，他拉着红雨的肩膀，把嘴对着红雨的耳朵说：“红雨哥，你好好学，学回来再教我，我也当个赤脚医生。咱们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

这时候小虎子忽地从人群里钻出来：“我也要服务！”

红雨说：“你服什么务？”

小虎子麻瞪麻瞪眼皮说：“我……我也当赤脚医生。”

小顺儿说：“你当什么赤脚医生？”

小虎子说：“你看，我这不是赤着脚吗？”

人们这时才看到他把鞋提在手里，光着两只小脚丫在地上走着。

人们哄地一下都笑了。

红雨从金拴手里接过背包说：“叔叔，大伯，婶子大娘们都回去吧。”刚要往肩上挎背包带，支书庆林大伯来了。他把一个黄色的军用水壶给红雨挂到身上。他说：“这是你爹在战场上缴获日本鬼子的，他送给了我，现在我再送给你，这对当赤脚医生也有用处。”

红雨捧着水壶，激动地看着。

他把背包背上肩，拉了拉衣服，正了正帽子，说：“大伯、大娘们！我走了，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他说完，向大家来了一个敬礼，就象一个人民解放军一样，向后转身，迈开坚定有力的步子，神彩奕奕，精神抖擞地走了。

人们向他招手。
他也不断地回过头来向人们招手。
山坡上桃花盛开。
红雨向着盛开着桃花的山坡走去。

第四章 第一堂课

座落在半山坡的县医院。

宽广的院子里，背靠着山新建的一排白色的房子，这就是医院的诊疗室和病房。院子的东北边有一棵两搂抱不过来的银杏树，巍然独立，直上青云。在银杏树的对面有一丛绿竹，使这个院子又增添了江南的风光。

今天，县医院主办的赤脚医生训练班就在这银杏树下举行开学典礼。

赤脚医生们坐在背包上，排得整整齐齐。

红雨坐在队伍的中间。

医院的李主任穿得整整齐齐的，他高兴地对大家讲：“今天，是咱们赤脚医生训练班开学的第一天。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好老师，就让这位老师来给我们上这第一堂课。现在，大家热烈欢迎！”

学员们热烈鼓掌。

掌声过后，石匠爷出现在讲台上。

看得出，他的病还没有全好，可是，他的精神却格外矍铄。

红雨惊喜地望着石匠爷。

石匠爷看看学员们，激动地说：“训练班的领导上让我给大家来讲这第一堂课。好！我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讲什么呢？我想，就来讲讲我的家史，讲讲贫下中农对你们这些

赤脚医生的希望吧！”

课堂上静悄悄的。

石匠爷又说：“从哪儿讲起呢？唉，就从我那孩子和女人的死讲起吧！”

说到这里，石匠爷停下来。他的眼里闪着愤激的火花，那悲惨的往事，又历历出现在他的眼前——

石匠爷：“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老恶霸宋大头，在我们县里开着一座中药铺，名叫保和堂。这一带，只有一个半拉架子医生，就是宋大头的外甥，药铺掌柜孙天福，那年冬天，我的孩子得了重病……”

化入回忆的画面——

风雪弥漫的夜晚。

石匠爷小草房的窗户上透出一小片黄光，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的影子在窗上晃动。

壮年的石匠爷，带着满身大雪，匆忙而又快速地推门而入。

他问坐在炕上、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孩子怎么样了？”

女人哭泣着说：“烧得更厉害了，还抽风。”

石匠爷：“不要紧，钱已经借到了。是穷哥们给凑的，咱们马上进城到保和堂去给孩子看病。”

女人赶快用小破被把孩子包好，石匠爷吹灭了灯，他们走出了房门。

挂着牌扁的保和堂药铺。

门上了板。从门板缝里透出一线光亮。

石匠爷和他的女人抱着孩子来到药铺的门前。

石匠爷敲着门板叫门。

他的女人也焦急地喊着：“快开门吧，孩子病得厉害……”

石匠爷心急如火地用力敲门。

一个伙计开了门，石匠爷和女人抱着孩子走进去。

伙计说：“里边在打牌，我先去给你们说一声。”

石匠爷和女人只好抱着孩子坐在外屋的板凳上。

伙计走了进去。

里屋。炉火通红。宋大头，孙天福、账房先生和一个乡公所狗腿子，正围着一张八仙桌子打麻将。

伙计走到桌子跟前，说：“青山村的石匠抱着孩子来看病……”

没等伙计说完，宋大头就把眼一翻：“你看不见这会儿没工夫吗？”

孙天福也一歪脖子：“等打完了这圈牌再说！”

宋大头啪地甩出一张牌：“二饼子！”

孙天福嘻嘻地笑着：“碰！”

外屋。

墙上挂钟的摆“哒”“哒”地响着。从里屋传出的骨牌拍击桌面声和“吃”“碰”喝叫声，和孩子的喘息、呻吟声交织着，捶着石匠爷和他女人的心。

等把一圈牌打完了，孙天福才在里屋拉着长声喊：“来！”

把孩子抱进来我看看！”

石匠爷抱着孩子走进去。石匠爷的女人也跟进去。

孙天福：“过来，先号号脉！”

石匠爷走过去，拉出孩子的小胳膊。

孙天福没有伸手给孩子摸脉，却一扬脖儿说：“先交两块钱的脉礼吧！”

石匠爷说：“不是一块吗？”

“晚上看病加倍。”

石匠爷只好从腰里掏出两张票子交给账房先生。

孙天福这才把孩子的小胳膊腕抓过去，一边漫不经心地摸着脉，一边跟宋大头谈着他们刚才的那圈牌：“嘿，要不是我打出这张‘三条’去，您老可和不了这把满贯！”

宋大头得意地嘿嘿笑着。

孙天福把孩子的小胳膊腕往外一推：“行啦！”

石匠爷问：“什么病？”

孙天福眯着眼：“外感风寒。”

“要紧不要紧？”石匠爷的女人问。

孙天福摇着头：“难说。治了病，治不了命嘛！”随后又向石匠爷把眼一翻：“开个方。吃副药吧？”

石匠爷点点头。

孙天福拿起毛笔，开了一个药方，递给账房先生。

账房先生拿起算盘噼啪一磕打：“药价，三块三毛五！”

石匠爷把怀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递给账房先生。

账房先生点了点，说：“这是两块三，还差一块零五分！”说着把手伸向石匠爷。

石匠爷：“没有了。”

孙天福：“钱不够不能取药！”

石匠爷：“你们先给我把药取上，欠下的钱，我回去再借上，明儿就给送来。”

宋大头在屋里吼叫：“本药铺概不赊欠！”

孙天福也接着说：“这是保和堂的规矩。”他说完就又向牌桌走去。

宋大头叼着烟卷伸了个懒腰：“来，再来四圈”他说着坐了下来。

石匠爷和他的女人抱着孩子走出柜房。

他女人含着眼泪望着石匠。

石匠用愤恨的眼光望着柜房。

石匠爷忽然下了决心：“你先把孩子抱回去，我去想法弄钱。”

“你到哪儿想办法？”

“你不用管，我有办法。你们先走，我抓了药就回来。”

石匠爷的女人，望望丈夫坚定的脸色，点了点头。石匠爷把裹住孩子的破棉被掖好，就和他女人一同出了保和堂的门。

两人分手了，各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石匠爷走到一个“当”铺门口，他望了望那架在高处的牌扁，毅然地走了进去。

他把皮袄脱下来，送到使人刚刚够到的柜台上去。

柜台后穿大褂的先生，把破皮袄翻来复去地看了一阵，就用他那职业腔调喊：“零碎老羊皮一件，当价一块五毛。”

崎岖的小路上，石匠爷的女人抱着孩子艰难地走着。风

卷着鹅毛大雪，向她扑打着……

石匠爷穿着一个破蓝布单褂子，在风雪里挣扎着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手里提着一个药包。

石匠爷的女人走到家，她推门进去，点上灯，拂去破小被上的雪，打开被子。

孩子已经死了，她惨叫了一声，昏倒在地上。

石匠爷在路上跑着。虽然他冻得浑身打颤，但手里的药使他有了希望，使他增加了温暖，他和风雪搏斗着……

他跑到家门口，还没进门就喊：“孩子他娘，快，药取来了……”

他推开屋门，他愣住了，老婆倒在炕前，炕上的孩子已经死了！沉重的铁锤打在了他的头上，一切景物在他的眼前旋转，他手里的药掉在了地上……

狂风卷着大雪吹进来，屋里的小油灯灭了……

赤脚医生开学典礼的会场上。

石匠爷脸上挂着泪珠。他说：“我的老婆疼孩子得了病，没有钱治，不久也死了……”

赤脚医生训练班的学员们脸上挂着泪水。

一个女学员哭出了声音。

红雨带头举起胳膊用愤怒的声音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学员们一齐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石匠爷激动地说：“解放后，我们贫下中农，在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也大大提高了。可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农村里，特别是象咱们这种偏僻的山区，贫下中农治个病，还有不少困难……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把医药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说出了我们贫下中农的心里话！……孩子们，你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好儿女，你们可得好好地学呀！学好了，回去全心全意地为咱贫下中农服务！”

在热烈的掌声中，红雨又带头喊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赤脚医生训练班的课堂上。

县医院的李主任在给学员们讲人体解剖。

红雨认真地在听，在记。

赤脚医生训练班的课堂上。

桌子上放着一个塑料的针灸穴位人体，一个老中医在给学员们上针灸课。

赤脚医生训练班课堂上。

一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在教给学员们识别中草药。

学员们在互相号脉。学习运用听诊器。

清晨，在竹子旁边，红雨在认真地读着毛主席的光辉著

作《纪念白求恩》。

在训练班的院子里，赤脚医生们三人一群、五人一组在热烈地讨论问题。

小顺儿走进来，他头上戴了一顶草帽，满脸是汗，他一面摘下草帽扇风，一面在人群里寻找红雨。

他忽然发现，墙上贴着“向红雨同志学习”的墙报，他高兴地走过去，聚精会神地在看。

红雨跑了过来，高兴地喊了声：“小顺儿！”

“红雨哥！”小顺儿也迎了过去，“喝，你真行啊，成了模范啦！……”

红雨打断他的话：“你怎么来啦？前几天庆林大伯和二槐叔到县里开会，来看过我。”

“我听说了。他们回去都夸你学习得好。今天我到我二姨家去，绕个弯来看看你。”小顺儿一直盯着红雨。他高兴地围着红雨在打转。

红雨说：“这个弯可不小，得多走十几里路。”

“那算什么！你进学习班快两个月了，我早就想来看你。”

红雨递给小顺儿一条毛巾叫他擦汗。

小顺儿接过毛巾来说：“咱们大队形势可好啦，又抓革命，又促生产，水库的大坝也垒得挺高了。就是石匠爷的病，还是老犯，大伙都指望着你学完了回去把石匠爷的病连根拔呢！”

红雨点了点头，随后拉着小顺儿的手说：“走，咱们到那边树荫凉儿说话去。”

傍晚。

大队的养猪场。

红雨奶奶正在向猪食槽里倒泔水。孙天福的老婆在打扫猪圈。

小莲儿妈拎了一桶猪食放在红雨奶奶的旁边。

红雨奶奶说：“这崽子真能吃。”

小莲妈说：“我看这个白嘴巴子身架大，喂起来，少说也能长五百斤。”

红雨奶奶说：“我计算着今年咱大队向国家交售生猪的任务一定能超额五十头。”

小莲妈高兴地说：“准行。”

这时候，孙天福的老婆从猪圈里爬出来，红雨奶奶走过去，看了看说：“天福家，看你打扫的这猪圈！”

孙天福老婆嘻嘻笑着：“瞎。猪圈猪圈，又脏又烂，就是那么回事！”

红雨奶奶：“你这思想可不对头，圈里不干不净，猪就容易生病。”

小莲妈：“你呀，怎么干什么活都胡弄人！”

红雨奶奶命令似地：“快再去打扫干净！”

孙天福的老婆一看老组长满脸怒气，就无可奈何地又跳到圈里去了。

这时有人喊：“奶奶，奶奶！”

跑来的是小顺儿。

他手里拿着一张饼，边吃边喊：“奶奶，今天我看到红雨哥啦！”

“啊！”奶奶在围裙上擦擦手，一把拉住小顺儿：“你在哪里看见他啦？”

小顺儿：“我娘叫我去看我二姨，我就顺便到了县里……”

奶奶抢着问：“你红雨哥好吗？”

“喝，我红雨哥可都上了墙报了，喝，那么大的红字，‘向红雨同志学习！’我红雨哥可真不简单，又号脉，又量表，又学扎针，又学按摩……还种药材……，还……还，名堂多啦，我也说不上来……他还问石匠爷、庆林大伯、金拴哥、春红姐……还叫我问候奶奶好，还问你们喂的那口什么一号……”

奶奶赶忙告诉小顺儿：“芦台一号！”

小顺儿：“对！问那芦台一号大母猪，下崽了没有？……”

小莲妈说：“红雨这孩子可真关心集体。”

奶奶也高兴地说：“小顺儿你看。”她用手一指，小顺儿跑到猪圈跟前，往里一看，只见一群小猪崽正跟着一头大母猪，在圈里撒欢。

奶奶说：“小顺儿，快写个信告诉你红雨哥吧，一窝下了十八个崽子……”

小顺儿高兴地在数着。

水库工地上。

石匠爷从山坡上走下来，他刚刚拿起锤子打石头，春红就跑了过来：“石匠爷！大伙儿不是跟你‘约法三章’了吗？不是说好光许你动嘴指挥，不许你干重活吗？你怎么又……”

石匠爷笑笑：“不要紧！”

春红：“什么不要紧？你的病还没好嘛！你要是再累着，病再犯厉害了，让谁当这工地上的总指挥？你呀，要是再这么不听大伙的话，可小心我们贴你的大字报！”

石匠爷笑着：“你这个鬼丫头！”他无可奈何地停下锤

子，又说：“可我这个病，多会儿才能好啊！多会儿我才能再拿起这打石头的锤子啊！”

春红笑笑说：“你别着急，等红雨学好了，回来以后给你治吧！”

石匠爷：“谁说不是呢！我可早盼着咱们的小赤脚医生回来哪！”

水库工地上人们在辛勤地劳动。

水库的大坝逐渐在加高。

阳光灿烂。

红雨背着行李，走在回大队的小路上。

他满面春风地迈着大步，怀里抱着一个塑料的针灸穴位人体。

欢腾的青山水库工地。

王老庆等人推着小车在飞奔。

姑娘们在凿石头。

儿童们也来参加劳动。

小顺儿正在替社员们修理断了的锹把，他第一个看见红雨回来。他大喊一声：“红雨哥回来了！”就跑去迎接红雨。

社员们拥过来欢迎红雨。

红雨跑到石匠爷面前，叫了声：“石匠爷！”他紧紧地抱住了石匠爷的胳膊。

石匠爷一面从他肩上接下了背包，一面高兴地笑着说：“哈，红雨，可算是把你盼回来啦！”

红雨望了望水库工地，望了望逐渐高起来的大坝，他高

兴地吸了口气，就坐下来拿起石匠爷的锤子，开始砸石头。

孙富贵拦住他说：“红雨，你回来，不是要当医生吗？怎么还拿锤子……”

红雨说：“不脱离生产，才能当好赤脚医生呐！”他说完，又打石头。

小顺儿一面在看红雨带回来的针灸塑料人体，一面念着上面的字：“奖给模范学员张红雨。”

红雨家院内。

红雨正在打扫院子

小顺儿提着一个小包跑了来，小虎子在后面跟着。

小顺儿高兴地喊着：“红雨哥，红雨哥！”

小顺儿来到红雨跟前，把小包打开，里面是一个崭新的小药箱：“红雨哥！这是我给你打的！”

红雨高兴地看着，小顺儿把小箱打开，这个小箱构造十分精巧，打开立起来就象一个小药厨，放下去盖好就是一个小箱子。上面还划着红十字，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的大字。

红雨高兴地说：“小顺儿，真有你的！你简直是个小鲁班啦。我可得谢谢你呀！”

小顺儿嘻嘻地笑着说：“谢什么？这是应当的嘛！”

小虎子说：“红雨哥，我也帮着给你做了呐！”

红雨拍拍小虎子的头：“那也谢谢你！”

小虎子高兴地咧着嘴笑了。

春红跑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儿，说：“红雨！你的小邮包，你爹跟你妈，从石家庄给你寄来的。”

红雨把小包打开来。里面是一个听诊器，还有两本书，一本是《北方中草药手册》，另一本是《针灸疗法手册》。

红雨和春红各自拿起一本书，高兴地翻着；小顺儿把听诊器卡在耳朵上，解开自己上衣的扣子，放在自己的胸膛上听着。

小虎子高兴地伸手去摸听诊器。小顺儿斥打他：“别动！别弄坏了！”

小虎子撅起嘴：“偏动！红雨哥说，要教我当赤脚医生哩！红雨哥！是不？”

红雨笑着：“是，是！小虎子呀，将来管保是个呱呱叫的赤脚医生！”

小虎子高兴地咧嘴笑了。

红雨奶奶手里拿着绑着长杆的笤帚，头上包着头巾，高兴地笑着，从小东屋里走出来。

春红问：“奶奶！你在干什么呀？”

奶奶：“我在打扫这小东屋。把这小东屋打扫干净了，一来，给红雨放药；二来，看病的人来了，也有个坐的地方……”

春红高兴地笑着：“哎呀，奶奶！你对咱们这赤脚医生，可真支持！”

奶奶也笑着：“赤脚医生，这是毛主席提倡的新生事物嘛，咱贫下中农不支持谁支持！”

春红笑着说：“好，我们也来帮你收拾！”

小顺儿、小虎子一齐说：“对！”

春红、小顺儿和小虎子就各自抄起扫帚，拿起笤帚，有

的帮红雨扫院子，有的帮奶奶收拾屋子。

当街的大槐树下。

革命大批判专栏。

红雨、春红、小顺儿等正在往专栏上换一期新的稿子。

小虎子忙着给他们递这递那。

专栏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胜利万岁！”

不少社员围过来看。

红雨家的小东屋里。

孩子们在等着打预防针。

红雨给小虎子打针。

红雨给王老庆的胖小子打针。

王老庆的女人抱着胖小子乐得合不上嘴。

石匠爷家。

红雨在给石匠爷扎针。

王三奶奶家。

红雨在给王三奶奶拔火罐。

红雨、小顺儿、小虎子和一些小学生们，拿着扫帚、铁锹在打扫街道。

养猪场里。

红雨奶奶、小莲妈等人在撒石灰。

红雨和小顺儿背着喷雾器在喷消毒药。

村街上。

二槐、玉柱等人下工走来。他们停下来在看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

小虎子、二墩子等扛着扫帚、铁锨走来。

二槐高兴地从筐子里拿出苹果：“你们把街道打扫得真干净，讲究卫生有功，来，每人慰劳一个苹果。”说着，就把一个个半青半红的大苹果分给孩子们。

二墩子接过苹果下口就咬，小虎赶紧拦住他说：“还没洗呐。”

二墩子说：“洗什么，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小虎子说：“不对，红雨哥怎么说的？不干不净，吃了就生病。”

另一个孩子说：“对啦，红雨哥还说吃瓜果一定先用水洗，把细菌洗掉了，才能吃。”

二墩子似乎也想起来了：“对，刚才我忘了……”

旁边的玉柱手里正提着一壶水，听了小虎子他们的话就高兴地说：“来，我这里有水。”

小孩们拥上去，他把水壶提得高高地往下倒水，孩子们在洗苹果……

二墩洗净了苹果，大口地咬着。

第五章 两个药方

红雨家院内。

红雨正在洗刷针具，准备煮针消毒。

小顺儿背着一个用木条做成的药架，小虎子扛着一个长凳，两人一起走进院来。

小顺儿：“红雨哥，小药架做好了！”

小虎子把凳子放下来，说：“这是坐着看病的。”一边说着，就神气地坐在了上面。

红雨高兴地：“喝，小顺儿！你做得这么快呀！”

小顺儿未及答话，就听院外有人喊：“红雨哥！”随着话音，小莲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红雨站起身：“小莲，有什么事？”

小莲焦急地：“俺妈病了，挺厉害，你快去给看看吧！”

红雨说“好”！

小顺儿说：“红雨哥你去吧，我给你把药架子在屋里放好。”

红雨回头向北屋里喊：“奶奶！你替我把针头和针管煮一煮，锅里我已经放好水了。”

奶奶在屋里答应了一声。

红雨背上药箱和小莲走了。

小顺儿往屋里背药架子。

小虎子往屋里扛小板凳。

小莲家。

红雨正在用听诊器给小莲妈听胸部，随后又给她摸脉。

小莲在旁边说：“从夜里就发烧，浑身烧得烫手，昏昏沉沉的，早晨还吐了。”

红雨说：“是重感冒，先打一支退烧针，再吃副药就行。一会我去拿针。来，我先开个药方。”红雨说着，走到外屋。

小莲给她妈盖了盖被子，也跟了出去。

红雨把药箱放在外屋的桌子上，打开药箱，拿出一本笔记本（这正是小顺儿送给他的那本笔记本）。又拿出纸笔，翻开小本看了看，说：“这里有个偏方，是专治重感冒的，不少人都试过，效果挺好。”

小莲说：“你快开吧，我一会儿就到公社去抓药。”

红雨一边开着药方，一边对小莲说：“这都是几味常见的中草药，差不多咱们这里的山上都有……可是这会儿还得跑大老远去买，……”

小莲说：“等咱们的小中草药房建立起来就好啦！”

红雨已把药方开好，他正在重新检查一遍。他一面检查一面说：“是呀，过一个时期，咱们还要实行合作医疗呐！”

小莲高兴地说：“嘿，那就更好啦！”

正在这时，孙天福走了进来。

孙天福一看见红雨就装着笑脸：“红雨在这儿啊！”

红雨斜着眼睛望着他：“你来干什么？”

孙天福：“我来给小莲她妈治病啊！”

红雨瞪着孙天福：“大婶这病用不着你治！”

孙天福掏出一根烟卷点着，吐了一口烟：“这也不是我自

动的，也不是我自愿的，这是人家请我来的。”

小莲：“谁请你来的？”

孙天福：“你爹！”

红雨：“不管谁请的，这里不用你，青山大队有了赤脚医生，这治病的事，往后……”

“往后，你靠边站！”小顺儿一脚闯了进来。

孙天福阴阳怪气地笑了笑：“红雨，不管你赤脚，我穿鞋，可咱们都是医生啊，人家请你治病，你就得到。请我看病，我也得来。”

小顺说：“你算个什么医生？”

“不管怎么说，我行医也是几十年了。”

红雨气愤地：“你行医几十年，不也就是坑害人几十年！”

小顺儿：“你还卖假药，把萝卜干当人参骗人家王三奶奶！”

孙天福被噎得倒抽了一口凉气。他咽了口唾沫，尴尬地：“哎，常言说，‘打人休打脸，骂人不揭短’嘛！过去我是有错误，可我改了……”

红雨：“你说得比唱得好听！”

小顺儿：“狗打千遍也吃屎。”

小莲：“尿盆子刷上百遍也骚气！”

孙天福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同时，被揭了疮疤，使他理屈词穷，说话也没劲了。待了一会，他只好说：“好吧，小莲，这可不是我孙天福不为人民服务，不给你妈看病，是你们……”

小莲打断他的话：“行啦，行啦，你快走吧……我们这

里没你呆的地方，我要扫地啦！”

小莲拿起笤帚扫地。

孙天福被扫得一步步后退着，狼狈不堪。

孙天福恼羞成怒，看了红雨一眼，一甩手走了。

小顺儿在他后面狠狠地：“呸！”

小莲高兴了：“红雨哥，快把药方开完吧！”

红雨：“好！”红雨又坐下来开药方。

孙富贵的大门口。

孙天福刚出大门口，孙富贵就迎面走来。

孙富贵：“怎么走哇，病看了吗？”

孙天福哼了一声，用手往里面指了指。

屋子内，红雨已经把药方开好，他在药方上签了字，然后交给了小莲。

孙富贵怒冲冲走进屋来：“小莲！谁让你把你天福叔赶出去的？”

小莲说：“我们青山大队有了赤脚医生啦，看病用不着他！”

孙富贵横了红雨一眼：“找谁看病，我心里没有小九九啊！用你来管！”

小顺儿说：“孙天福是个什么玩意儿，你还不知道？”

“我不管他什么玩意儿，他能治好病就行。”

红雨平心静气地：“富贵叔，你说这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大婶这病，我能治好！”

孙富贵：“你能不能治好我不敢说，反正我是请孙天福来给小莲她妈治病的！”

小莲咬着嘴唇：“爹！……”

孙富贵瞪了小莲一眼，大声地：“你少说话！”

小顺儿气愤地：“红雨哥！走！才不给她治了呢，快让他找孙天福来治吧！”

红雨看了孙富贵一眼，背起药箱向外走去，走到隔山门口，又说：“大叔！你再好好想一想！”

孙富贵：“我没啥好想的！”

红雨和小顺儿走出屋门。

小顺儿回过头，对孙富贵说：“你快去跟那孙天福穿一条裤子吧！”

孙富贵也生气地：“哼！”

小莲急得快要哭了，把脚一跺：“爹！你……”她转身向外走去。

孙富贵大声地：“小莲！你给我回来！”

小莲气得一屁股坐在门坎上。

孙天福走了进来。

孙富贵忙跟孙天福打招呼：“啊，天福！快来，快来坐！”

小莲横了孙天福一眼，趁孙富贵不注意，转身走出屋去。

小莲家大门口。

小莲从门里跑出来，迎面碰见王三奶奶。

王三奶奶：“小莲！你妈的病，好点了吗？”

小莲眼里含着泪花，咬着嘴唇不说话。

王三奶奶看着小莲吃惊地：“哎哟，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你这是去哪里呀？”

小莲这才说：“去找红雨哥！”

王三奶奶：“找红雨？红雨不是在家里给你妈看病吗？”

小莲禁不住眼里流下泪来：“我爹不让红雨哥看，非让孙天福看不可！他，把红雨哥，从我们家里赶了出去！”

王三奶奶听了，立刻火冒三丈：“哦，这个孙富贵！这……这象什么话！”说看，就向着小莲家大门奔去，到了门口，又突然转回身来，说：“我找支书和队长去！”说着，向着大队部的方向走去。

小莲跟在王三奶奶的身后。

大队部院内。

院子里堆着一堆翠绿的韭菜。金拴提着一杆秤，正在给社员们分菜。

王三奶奶带着满脸怒气，急急忙忙地走进院子里来，后头跟着小莲。

王三奶奶来到分菜的人们跟前，问道：“金拴！庆林和二槐在哪？”

分菜的人们全都定睛注视着王三奶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金拴说：“都在工地上，还没有回来。王三奶奶，你找他们有什么事？”

王三奶奶一字一句地：“唉！说起来，气死个人！红雨去给小莲妈治病，孙富贵那个东西，硬是不让红雨治，把红

雨从他家里赶了出来，倒请去了个孙天福！你们说，这不是成心给我们的赤脚医生脸上抹灰吗？那孙天福，更不是个好玩意儿！我看呀，这事的根子，就在他身上！我得找支书和队长，让他们好好地管管这件事！哼，谁拆我们赤脚医生的台，我们贫下中农不能答应！”

听了王三奶奶的话，人们纷纷议论起来：

“唉，这个孙富贵呀，真不象话！”

“他呀，总是爱跟那孙天福拉拉扯扯的！”

“是呀，王三奶奶说得对，那孙天福更不是好玩意儿。”

孙天福的女人也里人群里。她听了人们的议论，就对她身边的一个中年妇女说：“唉，其实，我们孩子他爹，才不想再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呢！可那有病的人家，总是看着他技术好点，非请他去不可嘛！”

没等那中年妇女答话，旁边的玉柱就接了碴：“什么有病的人家非请他不可？我看，全是他削尖脑袋往前钻！”

孙天福女人：“这才是，好心好意办好事，倒落下个不是了！”

金拴：“好心坏心，他孙天福自己明白！青山大队有了赤脚医生，这治病的事，干嘛还用他在这里头瞎掺合！”

孙天福女人：“唉，要是这赤脚医生能把全青山大队治病的事都干好，我们倒省心了，念佛了！”

春红：“你这是什么话！告诉你，我们的赤脚医生，就是要全青山大队治病的事全干好，就是能干好！这，谁生气也是白搭！”

孙天福女人退却地：“好啊，好啊，那太好啦！”

王三奶奶一步一步地走到孙天福女人跟前，两眼盯住她，

一字一句地说：“你回去告诉孙天福，他要的花枪，别打算我们看不出来！他把孙富贵当枪使，拿孙富贵这杆枪，来打我们的赤脚医生……”

孙天福女人：“哎哟！您老说的，这都是哪里的事哟！”

王三奶奶继续说：“哪里的事，孙天福心里清楚！要不是他在孙富贵耳朵里吹赤脚医生的冷风，孙富贵能这么对待红雨！哼，你告诉孙天福，快收起他的鬼算盘吧，我们贫下中农的眼睛亮着哪！他这么干，没他的好下场！”

孙天福女人狼狈地：“唉，这可真是……这可真是……”一边说着，连忙挤出人群，溜走了。

红雨家院子里。

铁炉子上放着一个钢精锅。锅下跳动着红色的火苗。锅里向外冒着热气。

红雨从炉子上把锅端下来，打开盖，锅里是消过了毒的针管和针头。

红雨用镊子把针管和针头一个个地从锅里捞出来，放进小盒里。

小顺儿撅着嘴，显然还在生孙富贵的气。

小顺儿：“红雨哥！就是不要给她治了，就让那孙天福去给她治吧！”

红雨坚定地：“不，还是要给她治！”

这时，奶奶从屋里走出来，站在他们旁边，又疼爱又关心地看着两个孩子，听着他们的话。

小顺儿：“干嘛非要给她治？哼，好心好意去给他家的人治病，倒受他孙富贵的窝囊气！”

红雨：“受点气也没什么。小顺儿，要看到，给小莲妈治这个病，这不是简单的治病，这是我们跟孙天福争夺这块阵地哩！”

奶奶轻轻地点了点头。

小顺儿：“咱们的阵地大着哩！不缺他这一小块！这一小块，就让孙天福去占着吧！他占着这一小块阵地，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红雨坚决地说：“不！我们无产阶级的阵地，一寸一分，也不能让孙天福去占领！”

奶奶又点了点头，说：“对！”

小顺儿转过头去看着奶奶。

奶奶说：“小顺儿！你红雨哥说得对！我们就是要跟孙天福争夺这块阵地，一寸一分也不能让给他！”

小顺儿转着眼珠琢磨着，随后点了点头。

这时，红雨已经把消了毒的针头和针管全都装进小盒里。他拿起小盒，斩钉截铁地说：“走，小顺儿！咱们给小莲妈打针去！”

小顺儿：“孙富贵要是不让你打呢？”

红雨笑了笑说：“咱们跟小莲想个办法把他支出去呀！”

小顺儿也笑了。

红雨又笑笑说：“你别打算刚才我从那里出来是退却，不，我是回来拿武器，咱们还要继续去向孙天福进攻！”

小顺儿跟上红雨走了。

奶奶望着他们的背影，又高兴又满意地笑了。

孙富贵家。

孙天福已经给小莲妈看完了病，正在开药方：“嫂子是虚火上升，被寒气一逼就窝到肚内。转入脾脏，所以脾虚，肝热，既要泻，又要补……嘿，这副药吃下去，我管保立刻见效！”

孙富贵高兴地：“是呀，你到底是老手嘛！”

孙天福得意地：“老手不老手，反正我敢说，准比他小红雨强点！”

孙富贵：“那是，那是！”

正在这时，红雨、小顺儿、小莲一起走进屋来。

院子里，站着春红、金拴、玉柱。

孙天福见红雨走进来，两眼不怀好意地看看红雨，又看看孙富贵。

孙富贵连忙问：“红雨！你又来干什么？”

红雨理直气壮地：“给大婶治病！打针！”

孙富贵一迭连声地：“不用你，不用你！我们这里有医生……”

红雨扫了孙天福一眼：“孙天福吗？让他这样的人给我们的社员治病，我们信不住！”

孙天福连忙说：“嗨，红雨！我的技术是不大高明，正想跟你这赤脚医生学点本事哩！这不是，我刚刚开了个药方，请你给提提意见，指教指教！”说着把药方向红雨递过来。

红雨一把抓过来，托在手上看那药方。

红雨看着药方，转着眼珠琢磨着。忽然，他把那药方往桌子上一扔，转身就往外走。

孙天福以为是他这一手把红雨难住了，得意忘形地：“怎么？红雨，有什么宝贵意见，快给提提啊！”

红雨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外走去。

小顺儿和小莲一齐着急地喊：“红雨哥！”

随后，他们也跟着红雨跑出去。

院子里的春红、金拴等也有点莫名其妙地问：“红雨！怎么……？”

小顺儿在后头跟着问：“红雨哥！这阵地，不要啦？”

红雨斩钉截铁地：“要！”

小莲家大门口。

春红、小顺儿、小莲、金拴、玉柱围着红雨。

红雨已经说出了他的主意。

小莲高兴地拍着手说：“好！红雨哥！就照你说的这么办！”

春红、金拴、玉柱、小顺儿也都高兴地笑着说：“好！”
“这个法儿太妙啦！”

小莲家。

火炉上，药壶里熬着药。

小莲把药壶里熬好的药汤倒进茶碗里。

小莲端着茶碗给妈吃药。

早晨。孙富贵家的屋里。

小莲妈已经下地，站在大镜子前梳洗。

孙富贵走进来：“哟，小莲妈，你起来了？”

小莲妈笑着：“没事了，全好了。”她说着端起脸盆，转身走到外屋。

孙富贵在后面跟出来。

小莲从她妈手里接过脸盆，到外面倒水。

孙富贵高兴地：“嘿，看来孙天福这医术就是高啊！你看，一副药，就把个病全治好了！”

小莲妈：“你这个老东西，就是迷信孙天福。其实，人家红雨的技术，也不见得比他孙天福差！”

小莲倒完水提着盆子进来，说：“我看呀，红雨哥的技术，比他孙天福还高呢！”

孙富贵：“别替他吹，红雨他怎么行啊？他才学了几天？他一副药能把你妈的病治好吗？”

小莲把盆放下，说：“怎么不能？人家红雨哥开的药方，就是能治好这个病！”

孙富贵：“我说他不行，他就是不行，你别犟嘴！你怎么知道，他开的药方也能治好你妈的病？”

小莲：“有事实嘛！”

孙富贵不服气地：“什么事实？你说出来我听听！”

小莲笑了笑，看看她妈。

正在案板上切菜的小莲妈回过头来，对孙富贵说：“你听听吧！实对你说，我吃的这副药，小莲就是用红雨开的药方取的？”

孙富贵眨着眼，惊讶地说：“什么？是红雨开的方子？”

小莲：“不信你去公社卫生所问问嘛！嘿，我根本就没用孙天福开的药方取药！这不是他那方子！”小莲把孙天福开的药方甩给她爹。

孙富贵：“你，你为什么不用这药方？”

小莲：“咱花不起那么多钱呀！”

孙富贵：“什么？”

小莲说：“孙天福开的这药方，红雨哥也让我给公社卫生所看了，人家说，取这一副药，就得花三块多！”

孙富贵仔细地听着。

小莲接着说：“那上头净是开的贵重药，什么犀角呀，鹿茸呀，红雨哥说，那些药，都根本不是治我妈这个病的！”

孙富贵吃惊地说：“哦？”

小莲：“嗨，可红雨哥开的药方呢，一副药，才花了一毛五分钱！”

孙富贵睁圆了眼睛说：“哦？这么贱！”

小莲妈说：“红雨这孩子可真好，昨天下午，在你出去了以后，还给我打了一支退烧针呢！”

孙富贵愣了半天才说：“哦，可没想到！这个小红雨，给人看病这么热心！嘿，他还真有两下子呢！”

小莲笑着说：“人家红雨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嘛！”

小莲妈说：“你那老脑筋可真得换换了！对新社会的新鲜事，你总是接受不了！”

孙富贵难为情地呵呵地笑了。

水库工地上。社员们正在工间休息。

小顺儿在给大家说快板：

赤脚医生显神通，

小小偏方治大病！

一副草药一毛五，

吃下汤药把病除！

孙天福，瞎逞能，

开口犀角和鹿茸。
本来是想露一手，
结果反倒现原形！
两药方，两条线，
摆出来，大家看！
哪个好，哪个赖，
一比一看就明白！

人们哈哈大笑着：“好！说得好！”

王老庆开心地对孙富贵说：“富贵哥，是这么回事吗？”

孙富贵：“嘿嘿，一点不错，就是这么回事！”

一群孩子抬着一个水桶走来。

小虎子：“大家快来喝感冒汤，预防感冒！”

他们来到社员们跟着，把桶放下。

一个女孩子从蓝子里拿出碗来，盛出感冒汤分给社员们喝。

一个小伙子不喝。

小虎子冲上前：“这是红雨哥的命令！不喝不行！”

大家被小虎子一本正经的样子逗乐了。

那小伙子也连忙笑着说：“我服从命令！我喝，我喝！”
说着把药汤喝了下去。

有人喊：“干活了！”

大家起身散开。

红雨在凿石头。

小药箱放在他的身边。

庆林大伯也在他旁边凿石头。

庆林大伯对红雨说：“红雨！在给小莲妈治病这个回合上，你是把孙天福战胜了；可是，要看到，这斗争并没有结束。孙天福是绝不会甘心的。”

红雨认真地听着庆林大伯的话。

庆林大伯：“今后，他还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跟你斗争。”

红雨点点头。

红雨家小东屋里。

红雨在给一个孩子听诊。他摘下听诊器，一面拿药，一面对孩子的妈说：“肺部挺好，没问题儿；就是还有点感冒，吃点药吧。一天三次，一次一片。”

中年妇女抱上孩子往外走去。

红雨说：“注意点，别让孩子再着了凉！”

旁边，小顺儿在洗针、煮针；小莲在给一个孩子试表。

小莲把表从小孩的腋窝里拿出来看了看说：“三十六度八。”

红雨把表接过来，又看了一下，说：“正常。”又问那孩子：“昨晚的药吃了没？”

那孩子说：“吃了，半夜里就觉得不烧了。可我妈非叫我再来看看。我走了，红雨哥。”

红雨笑着点点头。

那孩子走了。

红雨向一个正在行着针的社员走去，给他起了针。

那社员一边上下抬动着胳膊，一边惊喜地：

“哎——哎——”

这时，支书走进屋门。

那社员走过去说：“庆林叔！咱们红雨可真能耐不小！前两天在工地上我的胳膊闪了，都动不了了，这才扎了两次，你看看，哎——哎——全好了！明天上工，干活！”

他一面摇着胳膊，一面笑着走了出去。

支书也笑了。

红雨说：“庆林大伯，有事吗？”

庆林大伯说：“没有什么大事，就是到你这里来看看。刚才，我到你石匠爷那儿去了。他的病，还是不大见轻。下一步，你打算怎么给他治啊？”

红雨说：“嗨，我正想要找你商量这事呢！”

庆林大伯：“什么事？”

红雨：“昨天，我在公社碰见了黑石口大队的赤脚医生小张。他告诉我，说是赤云县的红云峰公社，有个老中医叫张赞中。那个老中医，治病可有经验啦。多年来，他收集了很多的偏方，秘方。听说有个药方，就是专门治石匠爷这个病的。我想去找那老中医，拜他个师傅，你说行不行啊？”

支书想了想说：“那地方，离咱这儿可不近哪！”

红雨：“没问题！再远我也能去！”

支书：“你想什么时候去？”

红雨：“明天就出发。”

支书点点头：“好。”

第六章 投 师

红雨肩膀上挎着背包、水壶，大步地在山路上走着。

他走着，走着。

他头上挂着汗珠，他在擦着汗水。

一条大河，波浪滚滚。

红雨来到河边。

渡口上，等着坐船过河的人很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背筐的，挎篮的……

河对岸，一条小木船，正载着人向这边摆过来。

人群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花白胡子老头。他肩上背个褡裢子。

人们正跟老头打着招呼：

“嗨，大叔！好多日子不见你到这边来啦！这一阵子挺忙的吧？”

“可不是嘛！反正整天价也闲不住！”

“大伯！多会儿到了我们村，可别忘了到俺们家去坐会啊！”

“好啊！”

人们全都上了船。

红雨也上了船。

船开了，向着河当中驶去。

河水哗哗地流着。汹涌的浪头打着船帮。

小船到了河心里。

浪头更狂更猛了。

小船猛烈地摇晃着。

撑船的老艄公，用力地撑着竹篙。

突然，一个大浪涌来，小木船猛地一仄歪，花白胡子老头的身子也猛地一晃，从他的褡裢子里甩出一个小铁盒，掉进河里。

老头儿惊叫一声：“哎呀！坏啦！”

有人问：“怎么啦？怎么啦？”

老头儿哆嗦着手：“我的小铁盒，掉进河里啦！”

有人问：“什么小铁盒？”

老头儿说：“里头装着我整天价离不开的那些小本子啊！”

船上的人们听了，全都很着急，七嘴八舌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办？”

“唉！这不糟啦！”

红雨问身边的一个人：“什么本子！”

那人说：“他的宝贝嘛！”

“什么宝贝？”

人们全都急得什么似的，顾不上回答他。

红雨见大伙都这样着急，知道那里边肯定是贵重的东西，也不由跟着着急起来。

这时，一个中年人慌慌忙忙在解着上衣的扣子。

老艄公大声喊：“春林！你要干什么？”

中年人说：“我下去捞！”

老艄公说：“不行！你那点水性我知道！下去准出危险！”

老头儿忙转身抓住那中年人的胳膊：“啊，你水性不好，可不能下！”

中年人着急地说：“可你那本子……”

老头儿哆嗦着手：“唉！……”

就在船上的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中年人身上时候，红雨三把两下脱掉了衣裳——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他二话没说：“噗通”一声，从船上跳进河里。

船上的人们不由全都大吃一惊：“啊——！”

红雨在离船一丈多远的地方从水里钻出来。

他踩着水，冲着船上一扬手。高声说：“这点浪头，没问题儿！”

说罢，扑打着浪头，象一只贴着水皮飞的小燕子，向着河心游去。船上的人们不禁喝起彩来：

“嘿，这小伙子游得可真棒啊！”

“啊，这小孩是哪里的呀？”

花白胡子老头站在船上，激动地望着红雨。他声音颤抖地喊着：“啊！孩子！小心！小心呀！”

河面上，只有汹涌的浪头在翻滚。

浪头发发出哗哗的巨响。

好大一会儿，红雨才在河中间的水面上钻了出来。

岸上的人们高声喊着：“摸到了吗？”

红雨抹一把脸上的水，回答：“没有！”

岸上喊：“喂——！可能是冲到下边去了！你再往下边的地方摸摸！”

红雨答应着：“哎——！”又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又是河里汹涌的浪头。

红雨又从水里钻出来。

岸上的人们又喊：“摸到了吗？”

红雨又回答：“没有！”

岸上的人们议论着：

“唉！看来，是摸不着啦！”

“可不是嘛！在这么一条大河里，去摸那么个小铁盒……”

“啊，这如今，河水凉着哪！”

花白胡子老头声音颤抖地向着河里喊着：“孩子！摸不着，不用摸啦！你快上来吧！”

红雨在河里踩着水，坚定地大声说：“不！我非把它摸上来不可！”

红雨又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河里的波浪。

一只白色的水鸟在水面上飞过。

突然，红雨从水面上冒出来。

他手里高高地举着小铁盒。

岸上的人们一齐欢呼起来。

花白胡子老头激动得眼里流出了泪水。

这是一个半尺见方的小铁盒，用漆漆成了雅致的米黄色，上面还用红漆端端正正地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鲜亮的红字。

老头儿双手颤抖着，打开了小铁盒。

铁盒里是一搭子整整齐齐的小本子。

老头儿把一个个小本子拿出来，轻轻地揭动着那浸了水的页面。

一页页上全都写满了小小的工工整整的毛笔字。

有人说：“怎么样？没让水泡坏吧？”

老头儿说：“不要紧。为了防潮，这纸上打过腊的。”

河水滚滚流着，哗哗的浪涛声象是大声欢笑。

水鸟在水面上飞着，唱着欢乐的歌儿。

红雨已经穿好了衣服。人们正在围着他。

老头儿感激地说：“孩子！你可真受累了！我可该怎么谢谢你呀？”

红雨说：“用不着谢。”

老头儿又问：“孩子！你是哪里的呀？”

红雨回答：“怀庆县红石峪公社的。”

中年人说：“嗨！离这儿可不近啊！你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

红雨说：“到赤云县红云峰公社。”

一个小伙子说：“嘿，我们这里就是红云峰公社嘛！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红雨说：“来找一个老中医。”

老头儿说：“啊，找个老中医？你找的老中医叫什么名字啊？”

红雨说：“叫张赞中。”

人们一齐高声地笑了：“嘿！这你可算是找对劲啦！”

红雨愣愣地：“怎么？”

老头儿笑嘻嘻地笑着：“你要找的老中医，就是我呀！”

红雨惊喜地：“啊？”

老头儿又问：“孩子！这么远，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红雨：“我是个赤脚医生，来你这里投师，向你学习的。”

老头儿激动地说：“好，我收下你这个好徒弟！”

红雨又说：“听说，你多年来搜集了许多民间流传的偏方、秘方……”

老头儿把手上托着的小铁盒和小本子向着红雨一举：“我的偏方、秘方，还有我多年来行医的经验，就全在这上头记着啊！”

第七章 孙富贵进城

晚上，石匠爷的屋子里。

石匠爷正跟队长研究着水库工程的事。

队长：“照大伙儿这个干劲，看来咱这水库八月中旬能够完工！”

石匠爷：“是啊，再加把油！咱们要争取七月底开闸放水！”

红雨兴冲冲地走进来。

石匠爷高兴地：“啊，红雨！你回来了啦？”

红雨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嗨，石匠爷！这回呀，我可弄回个治你的病的好药方！”

队长：“你这一趟累得够呛吧？”

红雨：“没事！”说着从兜里掏出药方，交给石匠爷。

石匠爷捧着药方，高兴地笑着：“好啊！明儿有人去公社，或者去县城，就让捎着给把药抓回来！我忙着把药吃上，忙着把病治好了，好在那工程上干哪！不的话，老是这么病病殃殃的，不能干重活，还不把人急死呀？”

队长不放心地：“红雨！这药方能行吗？”

红雨：“行！人家那老中医说啦，治石匠爷这个病，特效！”

队长这才点点头。

春红走进来，说：“二槐叔，庆林大伯从公社来电话，

说是县供销社的水泥运回来了。咱们队里向县供销社定的那两千斤水泥，要快点派车去拉。”

队长说：“好！”

石匠爷说：“啊，那正好儿！明儿队里的大车去县城拉水泥，就让车倌玉柱，把这药方带上，把药给我抓回来吧！”

队长说：“好”。

石匠爷把药方交给队长。

月光如水。

孙富贵正在院子里剁猪菜。

院子角上的大猪圈里，卧着一头老母猪，十几头小猪崽正在吃奶。

队长走进院里来。孙富贵只顾剁猪菜，没有看见。

队长喊：“老孙！”

孙富贵抬起头来：“哦，队长！有事吗？”手里仍在剁猪菜。

队长说：“明儿你出趟车，去县供销社，给咱队里，把那两千斤水泥拉回来。”

孙富贵眨着眼问：“队里不是有车倌吗？车倌玉柱怎么不去呀？”

队长说：“我刚去了玉柱家，玉柱去彩霞峪看他姥姥去了。”

孙富贵问：“哦，就光是去拉水泥吗？去那里，还有别的差事没有？”

队长说：“没别的事。你明儿起早就走，半后晌就能赶回来了。抓紧点，咱队里的工程上，还等着用水泥！”

孙富贵觉得这差事不错，就笑了说：“行啊！”随后又说：“正好儿！明儿县城逢集，我那窝小猪崽满月了，我用车捎上，去把它们卖了。”

队长不大满意地说：“嘻！队里一派你出门，你总是要捎着办私人的事……”

孙富贵说：“唉，私人的事，也总得挤个空儿办办嘛！”

队长说：“捎上就捎上吧！可是，你可要先把水泥装好了，再去卖你的猪崽子。”

孙富贵说：“这个，我一准那么办！”随后又说：“队长！到屋里坐会儿吧！”

队长见屋里没有点灯，就说：“不啦！小莲跟她妈睡了？”

孙富贵说：“没有，她们娘俩到后街上推碾子去了。”

队长问：“小莲妈的病好利索了？”

孙富贵说：“好利索啦！”随后又嘿嘿地笑着：“可没想到，小赤脚医生红雨呀，本事还真不小呢！一个偏方，一毛五分钱的药，就把那么厉害的病，全给治好了！”

隔着墙头，东面是孙天福的院子。

孙天福正在墙根下伸着耳朵听着队长和孙富贵的谈话。

孙天福听到了孙富贵夸奖红雨的话，咬牙切齿。

那院里的谈话声隔着墙头继续传过来。

队长的声音：“对啦！老孙，明儿你去县城，还有件事哪！”

孙富贵的声音：“什么事？”

队长的声音：“红雨弄回了个治石匠大伯那个病的药

方，你带上，捎着把药给抓回来！”

孙富贵的声音：“行啊！把药方给我吧！”

孙天福听了，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忽然，他冷笑一声，狠狠地把牙一咬……

县城十字街的一个小酒馆门前。

孙富贵赶着装着水泥的大车过来。车上放着个装着小猪崽的花篓子。

孙天福出现在小酒馆的门口：“嘿，富贵哥！你这是赶着大车去哪里呀？”

孙富贵把车停住：“队长让我到县供销社，给咱们队里来拉水泥。哎！天福！你来县城干什么呀？”

孙天福：“我家里那炕席破得不象样子了，我来买一领席。哎！水泥装好了，你怎么不往北走往南走？这是又去哪里呀？”

孙富贵指指大车上装着小猪崽子的花篓子：“我到集上把这窝小猪崽子卖了。”

孙天福笑着说：“富贵哥！进来喝两盅酒吧！我请你的客！”

孙富贵：“不啦，不啦！”

孙天福：“嘻，你那点酒瘾我还不知道？快来吧！”

孙富贵眯着眼笑了：“哎！怎么能老是破费你呢！”

孙天福：“哎！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咱哥们，还说什么你的，我的！”

孙天福和孙富贵坐在小酒馆墙旮旯里的一张桌子上喝

酒。

孙天福奸笑着说：“嘿，富贵哥！你这进城，可真是件美差！轻轻巧巧的，就把一天的工分挣了，还能捎着卖了自己的小猪崽儿！”

孙富贵说：“嘿，我可不光是拉水泥，还有另外的任务，要给老石匠取药呢！”

孙天福：“哦，药取了吗？”

孙富贵：“取了。”

孙天福：“那你可要把药放好，别丢了！”

孙富贵：“嘿，丢不了！我把药放在车箱底下的工具箱里了。”

孙天福听了这话，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孙富贵走出小酒馆的门口，又回过头去说：“天福！那你就给我照看着大车吧！我去集上把小猪崽卖了就回来。”

屋里传出了孙天福的声音：“好！你放心地去吧！”

孙富贵背着装小猪崽的花篓子走远了。

孙天福从小酒馆里出来，四下看了看，望着孙富贵的背影，狰狞地一笑，然后跑到大车跟前，从车箱底下的工具箱里拿出药包，打开来，又从他的怀里掏出一小包药面，倒进药包里。然后，又把药包重新包上，捆好，放回车箱底下的工具箱里。

傍晚。

孙富贵赶着拉水泥的大车回来，在街上碰见从工地上收工回来的红雨和小顺儿。

孙富贵把大车停住，说：“红雨！我给老石匠把药取回来了，交给你吧！”

红雨说：“好。”

孙富贵从车箱底下的工具箱里，取出药包，递给红雨。然后，又从衣兜里掏出药方，指着那药方上说：“这个望天锦，药铺里没有。药铺里的人说，这个药，在咱们这里的高山上有……”

红雨说：“好！那我们到山上去采！”

孙富贵又说：“人家说，这个药长在很高很高的山顶上，可是不大好采哩！”

红雨：“它就是长在天上，也要把它采到！”

小顺儿：“对！”

第八章 采 药

清晨。东方天边，一抹红霞。

连绵起伏的群山，罩在一层淡蓝色的薄雾里。

蓝色的雾飘动着，象是波浪起伏的海水。

树木翠绿欲滴，野花美丽娇艳。

瀑布似飘动的白绸。

抒情优美的音乐。

红雨儿和小顺儿，每人腰里别着一把小镰刀，手里提着一个
一个小篮子，在陡峭的山坡上往上爬着。

主题歌：

赤脚医生向阳花，

农村沃土把根扎。

千朵万朵红似火，

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根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心暖千家。

迎着斗争的风和雨，

革命路上铺彩霞。

出诊愿翻层层岭，

采药敢登千丈崖。

心中想着毛主席，
千难万险踩脚下。

赤脚医生向阳花，
农村沃土把根扎。
千朵万朵红似火，
贫下中农人人夸！

歌声中：

红雨和小顺儿在陡峭的山坡上攀登着。

红雨和小顺儿来到一个陡壁跟前。陡壁上面垂下来一条青藤。红雨一跳脚，抓住青藤爬上去。

小顺儿个子小，跳了两下，够不着那青藤蔓子。红雨从腰里抽出镰刀，割下一条青藤，从陡壁上搭下来，把小顺儿拉上去。

两个人继续往上爬去。

一面爬，红雨一面用手指点长在山坡上的各种药材，告诉小顺儿药材的名儿。

小顺儿点着头。

两个人继续向上攀登着。

一只矫健的山鹰在他们的头顶上飞翔。

小顺儿的头上往下滚着汗珠。

小顺儿一边往上爬着，一边抬头望着天上飞着的鹰。

小顺儿羡慕地说：“红雨哥！你说，咱们要是也能长山鹰那么两只翅膀，该有多好啊！不管多高的山，一展翅膀就

飞上去了！”

红雨扭回头，看着他笑笑：“嘿，小顺儿！我看，咱们的翅膀呀，比山鹰的翅膀还硬哩！凡是那山鹰能飞上去的地方，咱们都能飞上去！就连那山鹰飞不上去的地方，咱们也能飞上去哩！小顺儿！你说是不是呀？”

小顺儿想了想，笑着点头说：“对！就是哩，一点不错！”

红雨和小顺儿爬到了高高的半山腰里。

白云在他们脚下飘动。

山鹰在他们脚下的山谷中飞翔。

红雨忽然高兴地指着荆棘丛中一簇簇开着紫红色小花的药草说：“小顺儿！你看，这就是望天锦！”

小顺儿高兴地跳起来了：“好啊！那咱们快采吧！”

红雨却笑了笑说：“不忙！”

小顺儿：“怎么？”

红雨：“书上说，这望天锦，越是长在高处的质量越好。咱们现在还没爬到山顶上啊！”

小顺儿：“可是，要是山顶上再没有了呢？”

红雨：“山顶上没有，咱再回到这儿来采呀！”

小顺儿：“对！”

于是，两人又继续向上爬去……

第九章 出 诊

晚上。红雨家的小东屋里，电灯明亮。

红雨正在用炊帚刷一个砂锅。

春红匆匆忙忙地走进来：“红雨！刚才彩霞峪生产队王老庆大叔打来电话，说是他的孩子得了急病，让你赶紧去给看看。”

红雨：“好！我马上去！”又指着砂锅说：“春红姐！我正要给石匠爷熬药呢。那，你替我熬吧！”

春红：“好！”

红雨指着一个药包，对春红说：“这是孙富贵从县城取回的药。先放进去，开了，熬十分钟，再放我和小顺儿采回的望天锦。”他指着案板上放着的一个碗，“望天锦在那里放着，我已经洗干净了，切好了。”

春红点点头：“好，你放心地去吧！”

红雨从墙上摘下药箱。

春红：“红雨！外边天阴得很沉，要下雨哩！你披上蓑衣！”

红雨答应着：“哎！”

红雨背着药箱，披着蓑衣，走出大门口。天边一个亮闪，传来隐隐的雷声。

红雨大步地向前走去。

红雨大步走着。

红雨匆忙地迈动着步子。

红雨在爬山。

寂静的夜。深远的空山回荡着红雨踏着乱石的脚步声。

天阴得更沉了。雷声更响了。树头摇动。风带着雨迎面扑来。

红雨在沟梁的小路上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

一道闪电照亮他汗水淋漓的脸。

雨，一个点地压下来。

红雨艰难地走着，摔倒了又爬起来……

雷电交加，大雨倾盆。

王老庆家。

王老庆女人抱着孩子在屋里来回走着。他望望窗外，又走到门口，焦急地说：“这么大的雨，红雨不会来啦！”

王老庆望着门外，回身对女人说：“不，红雨一定会来！”

红雨跌跌撞撞地在这山路上走着。闪电中看出他是走在一道狭窄的山梁上。山梁下边是山洪咆哮的声响。

红雨艰难地迈着力子。忽然间，他的脚踩在一块被雨水冲活动的山石上，他从山梁上滚了下去。

山石、泥土顺着山坡往下滚落……

在沟底躺着红雨的小药箱。

王老庆的家。

泡子灯被油烟熏黑了，光焰无力地在闪动。

王老庆抱着重病的孩子在地上走着。孩子无力地嘶哑地哭着。

王老庆夫妇焦急的脸色。

山洪咆哮，象一堵墙似的在山沟里奔腾。

闪电的光亮，照出红雨躺在沟坡底，他已经摔昏过去了。

山洪冲过来，他的双脚浸在水中。

山洪向坡岸推送的水浪打在他的脚上，溅到他的脸上，他睁开了眼……雨声忽然变成了孩子的哭声。

孩子的哭声在他的耳边回荡。

他完全清醒了。

他用手四处摸着，在找他的小药箱。

他爬起来，又跌倒了。

一道闪电带来了轰天的巨雷！

红雨望着天空。

天空闪着红光，涌出了象礼花似的云锦。云锦托出了金光灿烂的十个大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道暖流流遍了他的全身，他全身忽然充满了力量，他一跃而起。

闪电光中，他看到了他的药箱，小小的木箱象宝贝似的闪着光，他高兴地扑了过去。

王老庆家。

泡子灯的光已经变得非常微弱。

王老庆瞪大了眼睛望着他的孩子，他女人也在怔怔地望

着。……忽然，她象看到了什么，伸过头去睁大眼睛望着，她用抖动的手去摸静静地躺着的孩子。忽然，她象被刀子扎了一样，猛地缩回手，“啊”地大叫一声……

王老庆把手放到孩子的嘴边，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老庆啜泣着捶自己的头。

正在这个时候，屋门一下子被打开了，红雨闯了进来。



王老庆夫妻俩惊诧地望着，一齐惊叫：“啊，红雨！”

红雨：“老庆叔！孩子怎么样了？”

“孩子已经……”王老庆摇摇头，用手捂住了脸。

他女人又“哇”地一声哭了。

红雨赶忙奔到炕边，老庆把灯捻亮，红雨摸摸孩子的脉，又打开小药箱，拿出听诊器，听听孩子的胸部，说：“别哭，有救，打一针就好了！”

夫妻俩有点不相信地互相望着。

红雨给孩子打了针，然后轻轻地在抚摸孩子的胸口。

老庆夫妇紧张地望着。

孩子“哇”地一声哭出来。

老庆和他女人高兴地笑着。

红雨高兴地露出笑容。

夫妻俩望着红雨：“你……”

红雨这时候才擦了擦脸上的血水和泥土：“摔到沟里去了。”

夫妻俩这时才明白了，老庆媳妇一下子扑过去抓住了红雨的手，她激动得说不出话，眼泪又流了出来。

王老庆眼里也含着泪水：“啊呀，红雨！这叫我说什么好呢？”

“这都是应当的！”红雨脸上也露出了掩藏不住的高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王老庆夫妻俩感动地望着红雨。

泡子灯重又放出闪闪的光焰。

雨停了。

孩子已经呼吸均匀地睡着了。

红雨也靠在椅子上进入睡乡——他实在太疲劳了。

老庆夫妇眼里含着激动的泪水望着红雨。

带着欣慰的笑容沉沉入睡的红雨。

王老庆抬头望着悬挂在正中墙上的毛主席的像。他回过头来，看到窗外透进来的一线晨曦射在红雨的脸上。

窗外，红日正在东方升起，满天灿烂的朝霞。

第十章 问题在哪里

霞光中，红雨背着药箱刚刚走到村口，金拴匆匆忙忙地向他跑了过来。

金拴：“哎，红雨！你回来啦！我正要去找你呢！”

红雨：“金拴哥！什么事？”

金拴：“唉！出事啦！石匠爷昨天晚上吃了你的药，夜里泻肚泻得可厉害啦！”

红雨不由大吃一惊：“啊！？”

金拴：“石匠爷叫我来找你……”

红雨：“走！我去看看！”说罢，跟上金拴快步走去。

孙天福家。

孙天福从外面走进屋来，笑嘻嘻地打开柜橱子，拿出酒瓶，向着正在外屋案板上切菜的女人喊：“给我拿个咸鸡蛋来！”

女人看看他：“怎么大清早起就喝酒？”

孙天福：“嘿，到了该喝一盅的时候啦！”

女人问：“什么事？”

孙天福：“赤脚医生一副药，把老石匠吃得大泻不止！”

女人已经拿来了鸡蛋，递给他：“哦，小红雨……”

孙天福：“嘿，这回，有他这赤脚医生好看的啦！往后，看谁还敢让他看病？”说着，得意地灌了一口酒。

他的女人看他一眼：“看把你美的！”

孙天福：“唉，美什么？今不如昔喽！想当年，我在那保和堂药铺当掌柜，那真是过的天堂的日子啊！这如今……唉，不过，只要这赤脚医生威信扫地，我孙天福就照样还能吃香的喝辣的！”

石匠爷的屋子里，不少的社员围着石匠爷。

石匠爷靠着被褥坐着，脸色憔悴。

队长皱着眉头说：“我早就说，赤脚医生这么重的担子，放在这么个小孩子肩上不行！唉，玉柱！走，咱们去抬担架，把你石匠爷送医院！”说罢，转身要往外走。

石匠爷把手一摆：“二槐！你回来！”

队长停住步，转回身：“怎么？”

石匠爷果断地：“不！不去医院！”

队长：“把你都折腾成这个样子了，不去医院怎么办？”

石匠爷：“我让金拴去找红雨了！看他从彩霞峪回来了没有，他回来，让他给我看看！”

队长：“唉！快算了！要不是他弄回来的那个药方，还不会把你折腾成这个样子呢！”

石匠爷：“二槐！不许你说这个话！”

队长看着石匠爷那严肃的脸色，不由一怔：“怎么？”

石匠爷：“我这泻肚，还不一定是不是因为红雨那张药方呢！退一步说，就算是红雨弄回的那药方，把我的肚子吃坏了，也不能说这个话！赤脚医生，这是个新事儿！新事儿，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红雨刚刚当上赤脚医生，出点问题也是难免的。可是，出了点问题，我们是支持他，鼓励他更好地干下去呢，还是扯他的后腿，泄他的气？要知道，在那黑

昏晃里，可有人黑着心地要看我们这赤脚医生的笑话，要拆我们这赤脚医生的台哪！二槐！你说话可得好好地想想，可千万不能合了那些兔崽子的意呀！”

人们全都点着头。

“对！”

“是这么回事呀！”

队长说：“我也知道，是应当支持他。可是，他到底还是个孩子呀！”

石匠爷说：“对！正因为他是个孩子，挑起这样重的担子来不容易，我们就更应当支持他！二槐！一会儿，红雨来了，让他给我看病，你只能说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可不许再说那样泄气的话！”

红雨和金拴走进屋来。

红雨看着石匠爷那憔悴的脸色：“石匠爷！你……”

石匠爷微笑着：“不要紧，就是有点泻肚子。”又问：“王老庆的孩子怎么样啦？”

红雨这才平静下来说：“治好了。”

石匠爷发现了他脸上的伤：“红雨！你的脸是怎么啦？”

红雨：“在山坡上碰了一下，不要紧。”说着，放下药箱，开始给石匠爷摸脉。

屋里的人们全都屏息静气地注视着他。

红雨给石匠爷摸过了脉说：“石匠爷！先给你吃上点止泻的药，然后，再给你扎两针，看能不能止住。”

石匠爷鼓励地说：“好啊！你看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红雨从药箱里拿出一个小药瓶，往外倒药片。

队长在一边又实在憋不住了，说，“红雨！你可小心点！”

别再……”

石匠爷严厉地看了队长一眼。

队长把后面的话咽住了。

红雨知道队长是对他不放心，就说：“这药，是专治泻肚的，不会有副作用。”

石匠爷吃了药。

红雨又给石匠爷在腿上和肚子上扎了针。

工地上。

红雨凿着石头。

一个社员问他：“红雨！石匠爷的病怎么样了？”

红雨：“不要紧了。”

“泻肚止住了吗？”

“止住了。”

灯下。

石匠爷靠着被褥坐着。红雨在给他腿上扎针。

红雨转着眼珠思索着说：“是呀，昨天队里派孙富贵去县城拉水泥，孙天福呢，也请了假，说是去县城买席子……
嗯，你说得对，这事说不定跟他有关系！”

石匠爷：“当然，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不能肯定。不过，我是说，在咱们心里，阶级斗争的这根弦，是一时一刻不能松啊！”

红雨点点头。

石匠爷又说：“红雨！我看呀，明儿，你再照这个药方给我取副药来，我再吃一吃，看看到底怎么样？”

红雨转着眼珠，有点犹豫地：“可是，万一……”

石匠爷：“万一真的是药方有问题，那也好，咱们也就算是把这件事情闹明白了！”

红雨不说话，又继续转着眼珠琢磨着。忽然，他眼珠一亮，下了决心，说：“好吧！明儿，我就再去照这药方取它一副来！我自己去！”

第二天傍晚。

石匠爷走进红雨家的院子。

石匠爷在院子里喊：“红雨回来了吗？”

屋里传出红雨奶奶的声音：“回来了。啊，是他石匠爷呀，快屋里来吧！”

石匠爷走进屋去。

红雨奶奶正在外间屋涮锅，关心地说：“好利落了吗？怎么就出来啦！”

石匠爷说：“不要紧。”又问：“红雨呢？”

红雨奶奶说：“春红让他在县城捎两节电池，给春红送电池去了。”

石匠爷又问：“我那药，取回来了吗？”

红雨奶奶：“取回来了，熬好了，在里屋的躺柜上放着呢！”

里屋的躺柜上，放着一个大青瓷碗。

碗里，黑色的药汤冒着热气。

石匠爷走过去摸摸药碗：“嘿，药还热呢，我正好赶热喝了。”

红雨奶奶连忙说：“你别喝。红雨说啦，那药不是给你

喝的。”

石匠爷：“不是给我喝的，是给谁喝的？”

红雨奶奶：“红雨说啦，他自己喝。”

石匠爷：“他自己喝？”

红雨奶奶：“是呀！他说，你那身子骨儿太弱，怕你喝了再泻肚受不了。他要自己先试一下，要是没事，以后再给你喝。”

石匠爷听了这话，心里一阵激动。他毅然地端起了药碗。



正在这时，红雨跑了回来。红雨一见石匠爷端起了药碗，就着急地喊：“石匠爷！你……”

没等他把话说完，石匠爷已经一口气把药喝完了。

红雨和奶奶激动地看着石匠爷，说不出话来。

石匠爷咧嘴地笑着说：“是给我治病的药嘛，我喝了，不是正好吗？”

红雨一下子抱住了石匠爷。

第十一章 烈马河上

第二天黄昏。

小莲背着草筐走过来，在街口上碰见小顺儿。

小莲：“哎！小顺儿！红雨哥又到县城给石匠爷取药去了？”

小顺儿：“嗯。”

小莲：“怎么天快黑了才去呀？”

小顺儿：“嘿，红雨哥去县城，有个重要任务哪！”

离小顺儿、小莲不远的一道秫稽障子后面，孙天福手里拄着一张铁锨，正在侧着耳朵偷听。

从秫稽障子那面，传来小顺儿和小莲的声音——

小莲（画外音）：“什么重要任务哇？”

小顺儿（画外音）：“嘿，庆林大伯听外村人说，那天你爹进城拉水泥，孙天福跟他一块儿在小酒馆里喝过酒；另外，孙天福还到县医药公司门市部去买过药。红雨哥去县城，就是去调查这两件事！”

孙天福听到这里，不由浑身直哆嗦。

秫稽障子前面。

小莲生气地说：“这么说，那药里，一准是他们给搞了鬼！俺爹，他又跟孙天福干出这样的事！不行，我得回去问

问他！”

小顺儿：“你别问。庆林大伯说啦，现在，不能打草惊蛇。你爹的工作，他去做。”

小莲：“哼！调查清楚了，绝不能轻饶了他们！”

小顺儿：“那是当然！”

小莲：“红雨哥今天夜里能回来吗？”

小顺儿：“红雨哥说，他一定要赶回来！”

小莲和小顺儿各自走了。

秫稽障子后面。

孙天福一脸惊慌的神色。他木呆呆地站着，转着黄眼珠子。忽然，他的脸色变得凶神恶煞一般，咬着牙：“哼！他别想再回来！”他看看手里明晃晃的铁锨，随后又摇摇头：

“不能用这个！不能留下痕迹……”他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忽然狰狞地一笑：“嗯！我要……”他两手做个掐人脖子的姿势，“哼！然后让河水把他冲走！”

县城。街上已经亮了灯。

十字街的小酒馆。

一个女服务员把红雨从门里送出来，指着街对面说：“对啦，他俩在屋里喝酒的时候，那拉水泥的大车，就在那墙根底下停着啦！”

红雨点点头

红雨走进县医药公司门市部。

在办公室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正在跟红雨谈着：“对，

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想起来了。那天，是有那么个人，就是你说的那么个长相。他买的是巴豆霜……”

孙富贵家。

支书正在跟孙富贵严肃地谈话。

孙富贵正急得抓耳挠腮地说：“唉，庆林！以上，我说的可都是实情！唉，我就是跟他一块喝了几盅酒，那药为什么会出问题，我可是一点也不知道啊！要搞鬼，那管保就是我去卖猪崽子的时候，他孙天福背着我干的！这事，唉！我可该怎么说清楚呢！”

支书：“你也不用着急，这事最后总会查清楚的。有你，你瞒不住；没你，也绝不会把你冤枉了！”

夜。没有月亮，只有朦胧的星光。

红雨用手电照着山路，大步地往回走着。

四周一片寂静，只有红雨的脚步声在山路上 踏 踏 地 响着。

偶而有一两声昆虫的鸣叫，

偶而有闪光的萤火虫飞过。

红雨来到烈马河上的石桥跟前。

这是一座古老的用石头垒成的五孔桥。桥上的石栏杆已经没有了，桥面和桥墩子却还很结实。

桥下，流水翻着浪头，发出哗哗的巨响。

红雨走上桥头。

忽然，从桥头的桥墩子底下，窜上一个人来。

红雨听到响动，猛地回转身，用手电一照：原来窜上来

的是孙天福！

孙天福两眼闪着凶光，向着红雨扑过来。

红雨用手电照着他的脸，厉声喝道：“孙天福！你要干什么？”

孙天福瞪着黄眼珠子，咬牙切齿地：“哼哼！干什么？我要你的命！”说着，就象饿狼似地扑过来。

红雨并不慌张。他站稳脚根，抡起手电筒狠狠地向着孙天福的头上甩去。

孙天福一低头，手电筒从他的头顶上飞了过去。

孙天福扑上来，抓住了红雨的衣服。

两个人就在桥上搏斗起来。

孙天福想用手掐住红雨的脖子了。红雨却先抓住了他的手，用牙狠狠地咬住了他的手腕子。

孙天福疼得直咧嘴。可是，他还是拚命用另一只手来掐红雨的脖子。

红雨一面咬着他的手腕子不松口，一面也伸出两只手去掐孙天福的脖子。

红雨家。

红雨奶奶还在灯下做针线活。

支书走进来，奶奶忙让坐。

支书：“红雨去县城，还没回来？”

奶奶。“没有哩！”

支书：“那我得去接接他！”说罢，走了。

桥上。

红雨和孙天福搏斗着，搏斗着，他们已经滚到石头桥的边沿上。看得出，红雨已经渐渐地没有力气了，他眼看要吃亏了！

桥下，流水咆哮，波浪翻滚。

猛地，红雨用脑袋狠狠地撞在孙天福的心口窝上！孙天福被撞得一仄歪，红雨顺势抱住他滚下石桥！

一到了水里，红雨可就立刻占了上风！孙天福拙笨地刨着水，脚和手一齐扑腾。

红雨却灵巧得象一条鱼儿，在孙天福的后面，拉住孙天福的腿。

孙天福挣扎着，咕咕咕一连喝了好几大口水。

红雨又扑上去，按着他的头，灌他。



孙天福挣扎着，哆哆嗦嗦地喊出来：“啊！红雨！……饶命啊！……饶命！”

红雨又按着他的头，灌了他一口水。

孙天福继续哀求着：“啊！红雨！……啊，饶命吧！”

红雨：“哼，别忙！让你喝个够！”

说着，又按着他的头，接连不断地灌他。

孙天福不再挣扎了，开始象一块石头似地往下沉。

红雨踩着水，扯着孙天福的一条腿，拉着他往岸上游去。

红雨把孙天福从水里拉出来。

孙天福象一头死猪似的，四脚拉杈躺在河岸上。

红雨解下孙天福的裤带，又把他的身子翻个过儿，用裤带把他的手和胳膊反绑上，勒得紧紧的，又系上一个死疙瘩……

对面的桥头上，一道手电光在晃动。

红雨高声问：“谁？”

对面传来支书的声音：“啊！红雨吗？”

红雨高兴地喊：“啊，庆林大伯！你快来看吧，我抓住了一只落水的狼！”

庆林大伯从桥上大步地向着红雨走去。

大队办公室里。

石匠爷、队长、春红、小顺儿……都来了。

人人脸上都是愤怒的表情。

队长咬着牙：“孙天福这个披着人皮的豺狼！”

小顺儿气愤地：“庆林大伯！怎么处理这孙天福？”

支书：“明天，先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然后，交公安部门依法处理！连他在药里搞鬼的事，一块儿跟他算总账！”

众人一齐说：“对！”

尾 声

水库修成了。这一天要开闸放水。

社员们欢欢乐乐的，全都来到了大坝旁边的水闸跟前。

人群里，有支书、队长、石匠爷、春红、小莲、小虎子、红雨奶奶、王三奶奶、小莲妈、孙富贵……

王老庆两口子抱着他们的胖小子。

水库里蓄满了清凌凌的水。

几只水鸟在水面上飞翔。

支书正在讲话：“现在，咱们这东山谷水库落成了，这是咱们青山大队农业学大寨的伟大胜利！可是，同志们！咱们可不能松劲呀！现在，咱东坡上的地能够全部实现水利化啦；可是，西山坡上的地，还浇不上水哪！支部决定：下一步，咱们要立即动工修建西山谷水库！”

社员们一齐欢呼：“好啊！”

队长说：“修建西山谷水库，还是由石匠大伯来担任水库工程的总指挥！”

社员们又一齐欢呼：“好！”

石匠爷爷笑嘻嘻地笑着，高声说：“好！我保证完成任务！嘿，红雨给我把病治得除了根儿，这回呀，我可得跟大伙一块儿好好地干一场！”

王三奶奶高兴地说：“嘿，我的病，红雨也给我治好啦！我也能为农业学大寨出把力啦！”

孙富贵说：“哈！你们这可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呀！”

大伙儿一阵欢笑。

人们高兴地议论着：

“是呀，咱们这小赤脚医生，功劳可不小！”

“嘿，以后，再实行合作医疗，可就更棒啦！”

“这全是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给咱带来的幸福哇！”

小莲显得有些着急地对春红说：“哎呀，春红姐！红雨要和小顺儿去翠兰庄给人看病，怎么还不回来？再晚了，他们可就赶不上开闸放水了！”

春红：“不要紧。庆林大伯说啦，要等他们回来再开闸！”

正在这时，红雨和小顺儿出现在大坝旁边高高的山头上。红雨、小顺儿站在高高的山顶上，往下探着身子，高声喊：“庆林大伯！开闸的时间到了不？”

庆林大伯笑着高声说：“到啦！就等你们俩回来哪！”

红雨和小顺儿高兴地笑着，连忙顺着山坡小路跑下来。

红雨和小顺儿来到欢乐的人群当中。

庆林大伯高兴地看了他们一眼，高声喊：

“开闸！”

水库的大闸打开来。

水，顺着闸门滔滔地向外倾泻。

人们热烈地欢呼。

水，在盘山渠道里奔流着。

欢腾的音乐。

歌声：

青山高啊蓝天蓝，
山上青山天外天！
蓝天无垠任飞翔，
青山万丈敢登攀！
药箱虽小千斤重，
向阳花开万年鲜！
遥遥征途红日照，
跃马扬鞭永向前！

歌声中——

广阔的蓝天。飘动的白云。巍峨的青山。翱翔的山鹰。
奔腾的流水。

流水化成丰收的庄稼。谷穗摇金。高粱似火。

红雨、小顺儿、小莲、小虎子把一块写着“青山大队合作医疗站”的木牌挂在一座新房的门口。

苹果树上结满了通红的苹果。

红雨、小顺儿背着小药箱，走在广阔的春天的田野上……

（剧 终）

一九七四年一月初稿于北京

一九七四年七月改毕于北京